

十二先

二百四十一

# 永樂大典

卷四千九百八  
之四千九百九



80842 CZ



集韻或作烟。荀子鳧鴈若烟海。字溱博義說文。煙焜。天地氣也。精氣也。通作燧。網壘。燹。又嘯韻力弔切。趙謙聲音文字通火氣也。作網非。又赤黑之色。皆名煙。或轉殷。方音有兩讀。韻會定正字切影堅影因烟煙。

烟

洪武正韻因肩切。荀子鳧鴈若烟海。又真韻。

篆書 𩇛

並籀文 𩇛

古文並見楊

鉤鍾鼎集韻

𩇛

古文 𩇛

說文 烟

集韻 𩇛

並崔希裕 𩇛

古見杜 𩇛

並徐鉉 𩇛

篆韻 烟

並六

𩇛

𩇛

並高勉齋 學書韻總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𩇛

並六

書統

隸書 焜

六書真 焜

歐陽 焜

虞世 焜

顏真 焜

蘇軾 焜

趙子 焜

趙子 焜

趙子 焜

趙子 焜

行書 焜

王羲之 焜

焜

焜

並米 焜

草書 焜

謝靈 焜

黃庭 焜

黃庭 焜

黃庭 焜

堅 焜

並張 焜

錦溪 焜

並鮮 焜

于樞 焜

于樞 焜



# 總叙

淮南子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壬

子受制。水用

事。火煙黑。

# 禁煙

溫革瑣碎錄冬至後一百五日有疾風甚雨。乃謂之寒食。昔介子推。三月五日為火所焚。國人哀之。每歲春暮為不舉火。謂之

禁煙。犯之則雨雹傷田。葛勝仲丹陽集龍星木之位。春屬東方。心為大火。懼火盛。故禁火。而寒食有龍忌之禁。有官龜鑑周舉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介子推焚。體骨有龍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迺作吊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溫食。於是眾惑稍解。風俗頓革。宋邵子擊壤集禁煙留題錦嶂山下。滿川桃李弄芳妍。不忍重為風所殘。忍使一年春遂去。儘凭高處與盤桓。寒食風煙錦嶂下。凭教把酒興何如。滿川桃李方妍媚。不忍重為風破除。無涯桃李待清明。經歲方能開得成。不念化工曾着力。狂風何故苦相凌。春半花開百萬般。東風近日惡摧殘。可憐桃李性溫厚。吹盡都無

一句言。梅聖俞宛陵集次韻和禁煙近事之什。狂風暴雨已頻過。近水棠梨着未多。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壻。閑牽白日游絲颺。細薦黃金舞帶拖。小苑芳菲花鬪藥。華堂朔咻鶯爭窠。西川駿馬頭如削。南國佳人頸自瑳。結客追隨傾畫榼。分朋游樂藉青莎。鞦韆競打遺鈿翠。芍藥將開剪纈羅。我病乞求新火炙。無心更聽竹枝歌。元李庭寓菴集不賞從亡已負賢。那堪抱木死岩前。燒殘魂魄千年後。却向人間看禁煙。五

## 色煙

類說。甯封子為黃帝。陶正嘗有神人遇之。為其掌火。能出入五色煙。火則以教封子。封子積火自燒。能隨煙上下。許邁列傳。邁

少名映。從高平。閩慶等皆就映受業。映曰。閩君可服氣以斷穀。彭君宜餌藥以益氣。慶等將去。映為燒香。皆五色煙出。映亦自去。莫知所在。狼

## 糞煙

太平廣記。狼糞煙直上。烽火用之。南郡新書。凡邊疆放火號。常用狼糞燒之。以為煙。煙氣直上。雖列風吹之。不斜。烽火常用此。

故為候。曰。狼煙也。錦繡萬花谷。五代殷文圭集。諸侯時。中國有事。燒狼糞為煙。以達諸侯。唐薛逢詩。三道狼煙過。磧來受降城。上探旗開。傳聲報

道邊無事。自是官軍欲放回。

## 馳糞煙

海錄碎事。馳糞煙直上。如狼煙也。羅泌路史。餘論。馳煙殺蚊。

## 牡菊



**煙**

初學記淮南子周禮蠲氏掌去鼃黽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活

**松煙**

温革瑣碎錄造墨者云正月所燒之

煙最佳

墨取廬山之松煙岱郡鹿角膠元一統志封州土產墨煙

別釋常談曹子建樂府墨出青松煙宋蘇東坡詩剡藤蜀繭照松煙

**石**

**煙**

宋江少虞類苑廊延境內有石油舊說高奴縣出脂水即此也生於水際沙石與泉水相雜惘惘而出土人以雉尾裹之乃採入缶中頗

似淳漆又如麻油但煙甚濃所霑幄幕皆黑予疑其煙可用試掃其煤以為墨墨光如漆松墨不及也遂大為之其識文為延州石液者是也此物

必盛行於世自予如為之造煤人蓋未知石煙之利也石炭煙亦大墨人衣予戲為延州詩云二郎山下雪紛紛旋草窮廬學塞人化盡素衣冬

未老石煙多似洛陽塵

**艾煙**

孫公談圃秦州西溪多蚊使行者按左石以艾煙燻之唐項斯詩空窻出艾煙

**登遐**

**煙**

列子秦之西有義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煙上謂之登遐煙然後成為孝子

**火含煙**

顏延之庭誥火

含煙而煙妨火桂懷蠹而蠹殘桂然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

**吹杖出煙**

三輔黃圖漢天祿閣蕭何造劉向於成帝

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煙。然因以見向。授五行洪範之文。恐詞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地圖之書。曰。余畧授子焉。至子歆從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 負淵出煙

王子年拾遺記岱輿山有負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

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煙。從地出起數丈。煙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焦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

### 燒石出煙

王子年拾遺記負嶠之山四百里。有池周一千里。色隨四時變。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

八方之圖。復有四燭。時出爛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於冥昧當雨之時。而光色彌明。此石常浮於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燒之有煙數百里升天。則成香雲。香雲變潤。則成香雨。

### 房壁出煙

廣古今五行記前涼御史宋詡。房壁中煙出。掘視之。別柱曰焦。然謂

弟澄曰。柱為字。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焦宋破而主存。此災之大者也。宜思防之。後張邕誅宋。混諸黨。

### 樓上出煙



辨疑志潤州城南隅有樓名萬歲樓俗傳樓上煙出刺史即死不死即貶  
開元以來以潤州為凶關董琬為江東採訪使嘗居此州其時盡日煙出  
刺史皆憂懼狼狽愁憤至死乾元中忽然又盡日煙出圓可一尺餘直上  
數丈有吏密伺之就視其煙乃出於樓角隙中更近而視之乃蚊子在樓  
中有井井中無水黑而且深小虫蟻蠓虫煙之類色黑而小每晚晴自出  
於隙中作團而上送者類煙以手攬之即蚊蚋也從此知非煙刺史亦無  
慮矣

### 階隙出煙

五代史後漢史弘肇傳弘肇鄭州滎澤人累官至  
檢校太師兼侍中以罪被誅先是弘肇第數有異

常一日於階砌隙中  
有煙氣蓬勃而出

### 水中出煙

洛陽摺紳舊聞記洛陽甘露縣  
開寶中有布衣貌古美鬚髯策

杖引一僕鬚眉皓白擔布囊隨之命僕叩院門既升堂院主相挹共語且  
久取一大盆置諸中庭日內滿盆添水又命僧焚香視水中有白煙自水  
中出起高丈餘漸成五色食頃方散院主曰恨為  
僧不敢禮拜果謂之神仙耳布衣已出期年不至

### 鳥吻出煙

太平

廣記唐東都聖善寺締構甲天下巢賊陷洛之前年僧寺鳥吻上有  
青碧霏煙衝達天漢如筒如幢煙中隱隱如有物明年盡滅於賊燧

### 蟾

# 口噴煙

墨莊漫錄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蟠腹中空。每焚香置爐邊。煙盡歸腹中。久之。冉冉復自蟾口中噴出。亦異物也。

# 呪棗起煙

百川學海祛疑說。舊聞呪棗而起煙。呪棗而焦者。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托名以

呪。撚之則藥如煙起。棗之焦者。藏鏡於頂。感召陽精。舉棗就鏡。頃之自焦耳。

# 無火而煙

初學記。晉書曰。符堅之將

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煙氣大起。方數十里。月餘不滅。後為慕容冲所滅。

# 香爐自煙

長沙府志。長沙府湘鄉縣東。鳳凰寺中有阿氏多尊者。手所執爐。故老傳云。或見爐中有香煙如游絲。宋

王十朋梅溪集會稽風俗賦。石甕匪携香爐自煙。注。會稽一峯。狀如香

# 水滅竈煙

漢書五行志。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井水陰也。竈。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

陰盛滅陽。竊有宮室之應。王莽生元帝初。元中成帝時。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位。

# 土銼無煙

太平御覽。王褒家貧。土銼

經日無煙。土銼。釜也。蜀人呼釜為銼。亦方言也。

# 爨無盛煙

宋王之道相山集。和州含山縣。驅狼文。更戎馬賊兵之



變無慮數次。所至荆棘。爨無盛煙。

### 童子操煙

晏子內篇。晏子曰。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

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

### 晝則怕煙

太平御覽。西域諸國志。屈茨國。有山。夜則有光。晝則怕煙焉。

### 聽

### 訟舉煙

北史。燕主慕容暉為符堅所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舉煙於城比觀而錄之。長安為之語曰。欲得必存當

舉煙。又諺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虜。及堅敗暉。弟冲果據長安。冲亦為其將所殺。

### 屋柱煤煙

李肇國史

杜羔有至孝性。其父河北一尉而卒。母非嫡。經亂。不知所之。會堂兄兼澤路判官。嘗鞠獄於私第。有老婦辨對。見羔出入。切語人曰。此少年壯類吾夫。訊之。故羔母也。自此迎侍而歸。又往訪先人之墓。邑中故老已盡。不知所在。館於佛寺。日夜悲泣。忽視屋柱煤煙之下。見數行字。拂而視之。乃父遺迹云。我子孫若求吾墓。當於某村家問之。羔哭而往。果有父。老年八十餘歲。指其丘壠。因得歸葬。羔官至工部尚書致仕。

### 兵交

### 縱煙

資治通鑑。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秦王世民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王世充。戒通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

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賊眾皆披靡。

### 置候放煙

唐史六典職方。凡烽候所置。大率相去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

境以置之。其放煙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若多少以為差焉。

### 內無暴煙

孝友同風。唐陳董陽三世同居。外無暴閭。

內無暴煙。詔榜曰。篤行董氏之門。

### 亭舍不煙

王之道相山集。李孝先墓誌。始淮西更李伸張琪之變。千里蕭條。亭

### 舍不煙 金寶化為煙

茅亭客話。蜀州江源縣村。王盛者。凶暴人也。與賊王小波李順為侶。甲午歲。據益

州。授草補儀鸞。使部領子弟百餘人。虜掠婦女。剽劫財帛。殺人不知紀極。驅迫在城貧民。指引豪家。收藏地窖。因掘得一處古藏。銀皆笏錠。金若墨

錠。珠玉器皿之屬。皆是古制。尋將指引者殺之。負其金帛三十餘擔。往江源山窖埋之。同理者尋亦殺之。恐洩於外也。城中貨金銀。魏氏子婦被虜。

在於賊所。不知音耗。其夫常募人訪於邛蜀。賊境寂無影響。至三月方知在此賊家。良人及第。謝元穎者。將金帛購之。一人亦沉於江中。八月大軍

收蜀。此賊歸。明衣錦袍銀帶入城。見者無不切齒。先是歸明者。例發遣赴關。賊遂弃袍帶。逃歸江源。妻子告云埋藏物處。數日火煙如蜜。遂潛往掘



看。悉皆空矣。驚愕之際。官軍捕獲入城。遂寘于法。嗚呼。殺人取財。寃毒滋多。不為已用。身遭屠戮。向來火煙起處。金寶已空。愚常聞金寶藏於地中。偶見者或變其質。此得非化去耶。鬼神匿之耶。**如焚草煙**杜佑通典太公曰。兩軍欲戰。視彼氣結。氛氳如焚。生草之

煙者。初必精銳。不可當。待其氣散。擊之必勝。其氣黑如山帶黃。是謝氣。敵人自降。**醞能去煙**春秋演繁露郊語篇

人之言醞去煙。鴟羽去昧。慈石取鐵。頸一作真金取火。蠶珥絲於室而絃絕於堂。木實於野而粟缺於倉。蕪夷生於燕。橘枳死於荆。此十物者。皆奇而可恠。非人所意也。**文火細煙**温革瑣碎錄顧况論茶云。煎茶以文火細煙。小鼎長泉。**山氣籠**

**煙**右三墳書山氣籠煙。聖人以取金玉。**氣如火煙**杜佑通典太公曰。或城上氣如火煙。主人欲出戰。其氣無

極者。不可攻。**焚林成煙**鍾會芻蕘論焚林成煙。其似於雲。**咲傲風煙**撫遺新書

劉中明日。吾方放志雲水。咲傲風煙。以好山為所止。用白雲為故鄉。**猿啼瘴煙**吳泳鶴林集答王子實書。去歲得舍

永樂大典卷百九百八

姪江陵書頗詳。入峽之耗。猿啼瘴煙。鴈落別浦。竟不能馳一字。**藥禦瘴煙**仙傳韓湘。韓文公猶子。嘗謂公曰。公往瘴

毒之鄉。難於保育。乃出藥一瓢。日服一粒。可以禦瘴煙之毒。**燠喉之煙**仙傳鼻悅芳馨。命曰。燠喉之煙也。詳德字

**紫海凝煙**度人陰陽生化經。天波泛瑞。紫海凝煙。**落紙雲煙**高宗翰墨志。後世或

云忙不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佳耳。杜工部詩酒中八仙歌。張旭三盃草聖傳。揮毫落紙如雲煙。**兩足**

**雲煙**呂洞賓詩出入無蹤。往來不定。兩足雲煙。詳丹字。**風采雲煙**宋蘇仲滋集示。廓度

量於河海。鑠風采於雲煙。致主夏民。奉法循理。**龍輿飛煙**雲笈七籤。太上飛行九神玉經云。行太清之道。出則五帝

侍衛。給玉童玉女各八伯人。建五色之節。駕龍輿飛煙。前嘯九鳳。後吹八鸞。白虬啓道。太極參軒。詳見神字**滿室祥煙**

馬丹陽神光燦詞。非常辭世。滿室祥煙。詳見詞字。**柳色槐煙**宋胡寅斐然集。答趙守賀。柳色槐煙。寅餞餘

寒之氣。椒花栢葉。

欽崇嗣歲之儀。

# 不發煙爨

東漢書吳郡徐相為長沙太守。常食乾飯。而不發煙爨。

# 火

# 盛煙滅

初學記後魏書曰。慕容超之將亡也。南郊柴燎。焰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火盛煙滅。國其亡乎。

# 望

# 煙知竈

呂本中官箴徐丞相擇之。嘗言前輩盡心職事。仁廟朝有為京西轉運使者。一日見監竈官問曰。日所燒柴。凡幾竈。

曰。八十九竈。曰。吾所見者十一竈。何也。竈官愕然。蓋晨起望竈中所出煙知之。

# 隨煙上下

王融新對博物志曰。趙襄

子狩於山中。藉草燔林。燿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上下。襄子以為物。徐察之。乃人也。魏文侯聞之。問於子夏。子夏曰。和者同於物。物無得而傷。闕者遊金石之間。及蹈於水火。皆可也。

# 以煙為氣

春秋演繁露以束薪為鬼。以火煙為氣。感也。

# 寸煙

# 出突

劉子慎隙篇。鴻毳性輕。積之沉舟。魯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毛毳縞之輕微。能敗舟車者。積多之所致也。故牆之崩頽者。必因其隙。

劍之毀折。皆由於瑩。尺蠖穿堤。能漂一邑。寸煙出突。致灰千室者。怨之始此。所以君子必謹乎微也。

# 腥煙雷法

道書



此法主於雷霆。律令大神。霹靂腥煙。使者鄧天君。其法有二。階有以鄧帥而策役五雷部者。有主於鄧君副以辛張二帥而役五雷部者。其法派皆

出於侍震王真君。傳于世。以祈禱雨晴除邪馘祟。見雷字。積翠如煙。蘇東坡詩書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江上

愁心三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蒼梧煙。李翰林集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滿堂空翠如可掃。赤城霞氣蒼梧煙。

梅冶煙。劉文房詩鄂渚送池州程使君。落日蕪湖色。空山梅冶煙。揚柳煙。温庭筠詩九重細雨惹春

色。輕染龍池楊柳煙。生煙。李義山詩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穎谷煙。劉文房詩雪覆淮南道。春

生穎。厨煙。竇牟詩衣長簷柳寒無。江煙。沈佺期詩陽鳥出海樹。雲鴈下江煙。玄

煙。潘尼火賦玄煙。綠煙。劉夢得詩引素吞。寒煙。文選陰谷曳。四合雲蒸五色。銀漢凝清洗綠煙。寒煙。謝眺詩

桑柘起。嬾煙。林逋詩文禽相並映短。非煙。類說麗情集。武公業。寒煙。草。翠歛欲生浮嬾煙。咸通中。任河南功曹。

愛妾曰非煙。善秦聲。好文學。比隣趙象者。窺見悅之。因門媪題絕句。寄非煙。非煙以金鳳牋荅詩。象又以玉葉紙賦詩。非煙又以連蟬錦香囊并碧苔牋贈詩。象夜登梯踰垣入堂中。盡繾綣之意。明日象送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藥宮仙馭來。非煙復贈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上鶴。一雙飛去入行雲。後煙以細過捶女奴。乘間以告公業。公業縛之大柱。鞭楚流血。但云生相親。死亦何恨。遂飲盃水而絕。洛陽有崔李二生與武掾游。崔詩云。恰似傳花人飲散。空林池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不迨桃李而零落過之。李詩云。艷魄詩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夢煙曳手曰。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苦相詆斥。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

## 草上煙

海錄碎事河東馬鋪有驛。駟善行者鋪卒。名為草上煙。有勢力。使命嘗數程打過。好事者作詩云。過往唯尋草上煙。

數程打過苦尤偏。  
又見迂齋詩話。

## 思煙

王子年拾遺記。晉文公焚林以求介推。有白鴉繞煙而噪。或集介子之側。火不能焚。晉人

嘉之為立臺。  
號曰思煙。

## 凌煙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七年。二月戊申。圖功臣于凌煙閣。事類合璧。郭子儀嘗上奏於帝。帝謂左右

曰。子儀固社稷臣也。乃賜鐵券圖形凌煙閣。

# 煙氏

千家姓羽  
音天竺郡

## 詩

梁簡文帝詩煙。浮空覆雜影。合樹密花藤。乍如落霞發。頗類巫雲。登扶光飛百仞。從風散數層。欲持翡翠色。時出鯨魚燈。陳張正見詩。

浦狹村煙。茅蘭夾兩岸。野燎燭中川。村長合夜影。水狹度浮煙。收光暗鳥弋。分火照漁船。山人不炊桂。推華幸共然。唐李嶠詩瑞煙。瑞氣凌青

閣。史記曰。若煙非煙。郁郁紛紛。是謂慶雲。即瑞氣也。空濛上翠微。空濛輕

貌。釋曰。翠微山氣青縹色。迥浮雙闕路。唐太宗詩曰。日暮雙闕昏。長煙散

初碧。遙拂九仙衣。列女傳曰。涓子授伯陽九仙法。仙人霓裳。桑柘凝寒色。

謝玄暉詩曰。桑柘起寒煙。松篁暗起暉。謝玄暉詩曰。松篁生暮煙。還當紫

霄上。時接彩鸞飛。江文通詩曰。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唐高僧詩遠煙。

靄靄前山上。凝光滿薜蘿。高風吹不盡。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將

淑氣和。正堪流野目。朱閣意如何。宋景文公集輕煙。蒼蒼發龍首。漢

漠暝林間。莫倚斜陽晚。便欲蔽西山。晚煙。煙生墟落上。曳若百尋素。



舟行亦未遠。已失溪頭樹。騎省徐鉉集奉和御製烟詩。春晴纖靄映斜陽。幕幕偏能覆水鄉。濃似慶雲同馥郁。薄如輕素自飛揚。堤橫新柳真成畫。樓對遙山正好望。誰見朝元香案上。龍旂交影共騰驤。錢塘韋驥集詠烟。漠漠復霏霏。因風任所之。山家晨起後。漁舍晚歸時。散遠連雲沒。飄斜誤鳥隨。更堪縈旅思。悵望碧江湄。梅聖俞宛陵集庖煙。幕歷庖煙出。綵油欲通雲霧未能周。濕薪燒盡日亭午。試問霏霏何處浮。李公明詩曉煙。曉出倚溪亭。溪煙四面生。昏時山綠淺。濃處日紅輕。簇簇樹尤好。依依人未行。玄暉信蕭放。澄練有佳名。楊誠齋詩曉行山煙。曉煙橫抹碧山隅。只在松梢足練如。作意行前尋一着。遠濃近淡忽都無。曾協雲莊集留煙。暝色蒼然至。浮烟漫不分。小留巖竇底。為伴宿簷雲。劉後村集烹茶鶴避烟。吾鶴尤馴擾。俄如引避然。何曾歇茅舍。多是為茶煙。活計窮桑苧。枯腸老玉川。蒼頭猶爨下。丹頂已松顛。渴飲誰能免。高翔爾自賢。須臾休茗事。却下竹房邊。李沅謙澹軒詩以油煙贈許尉因賦長篇。名從龍字子雲。我有瑩玉黥而澤。嘗從十八公處得。蘭膠廚篆積甚勞。佛帳書燈掃何益。江南務官骨已朽。潘仙久矣尋李白。誰歟獲此古膠法。持贈茅齋輕尺璧。我非其人弗忍磨。緘藏夜光侵几格。換鵝右軍肯輕示。五日京兆

無人識。臨池學書水爲黑。不救晉家清談厄。風流解物遠山長。才輕未免遭刻責。神仙中人許玉斧。手持補天筆五色。劾官一尉聊復爾。礪硯曾襟盡珠璣。張顛落筆謾如雲。曹植波瀾翻逼窄。逢時騰蹕不作難。定冠蓬山文字職。是物胡爲送乞君。要與銛鋒勢相敵。誅姦發潛蓋餘事。吾道豈容邪學塞。不然黃屋求正言。願染當今治安策。元張弘範詩遠煙。慘淡微風外。氤氳老樹頭。乍驚香霧薄。遙認斷雲浮。日落山腰暮。雨晴天際秋。分明藏不得。一片晉家羞。王景初詩晚煙。日長風順泊舟遲。想見舟中客子飢。不是蓬窻煙數縷。晚炊爭得外人知。王結詩客船晚煙。舳艫相接蔽長川。晚食維舟起暮煙。賈客輕生冒艱險。熙熙壤壤亦堪憐。吾子行詩暮煙效韋蘇州。冉冉浮素空。悠悠隔秋樹。幽禽何處來。衝破忽飛去。張西峯詩竹塢夕煙。歲寒高節若爲容。落日蒼煙共鬱葱。龍藉冥陰歸變化。鳳銜晚色入空濛。山陽僊境氤氳外。渭上人家水墨中。恨失此君真面目。却教桃李媚春風。炊煙。霧洩雲蒸老屋低。初如葱鬱漸熹微。寒迴黔突春生處。暖入黃糧夢熟時。附熱耻隨殘燭盡。騰空甘近太陽飛。祇今五鼎無消息。慚愧家人賦戾戾。郭昂詩梅嶺寒煙。天涯一抹映山椒。丹竈猶疑火未消。輕撲暗香嵐氣濕。淡迷疏影冷光飄。冥冥遠曳鸞凰穩。漠漠

深藏翡翠嬌。可是驛塵飛不到。倚空琳宇景蕭條。僧文偉竹牕小。藁茶煙  
茶譜曾誇七品泉。竹籬遙認幾番煙。或生陸羽鼎鐺畔。特起盧仝井竈  
邊。北苑聚來沾草木。東吳散去遍山川。有時輕鎖幽人屋。別是林間一樣  
天。馬虛中霞外集。貫酸齋索和蚊煙詩。竹頭木屑元有神。海涎篤耨徒  
氛氳。長虹淺水渴噓氣。老嫗西郊愁泣雲。區區蠛蠓迹迅掃。瑣瑣蚊蚋聲  
誰聞。灰飛煙滅等一幻。夢覺涼生湘簟紋。朱晞顏詩炊烟。數縷依微黯  
不分。相將暝色赴林禁。柳邊漁竈風初合。山崦人家日欲曛。散漫遠迷投  
嶼鳥。低回徐逐度溪雲。最怜極目蒼茫外。隔絕寒鍾迥不聞。汪濟詩村煙  
一抹孤煙起。遠村隔山依約似。爐熏殷勤更藉東風力。吹上青天作卿  
雲。隱顯翁詩望轉溪橋路不分。凭欄夢裏喚吟聞。天低曉月籠羞色。日淡  
晴山續斷痕。楊柳依稀藏野店。蕙葭髣髴隱漁村。滄浪歌外清風起。吹醒  
塵寰人醉昏。國朝張宏江湖吟。嘯集廬阜晴煙。香爐峯尖插天外。一  
抹晴煙橫曖曖。初疑寶鼎起祥雲。復似珠林浮翠黛。香風不連晝濛濛。深  
鎖松蘿知幾重。待我朝回携滿袖。重來此地禮禪宮。吳海詩螺渚晴煙。  
渚煙春漠漠。紫翠鬱相連。遙看一抹碧。樓觀空中懸。遠近綠嵐成。依依復  
蟬聯。隱約漁浦口。時聞市聲傳。斷續隔水鍾。咿嘓往來舩。迴繞不相見。但



愁失津孺。別嶼露初景。江花紅欲燃。江妃曳素去。野色青連天。煙橫浦  
淑間。皦若吳門練。望望翠氤氳。渚宮微隱見。掩映巫陽丘。朝雲迷近甸。一

作楚甸。顧祿詩沙煙晴煙。江濤擁浮沙。十里漲平地。居人稍來集。比屋  
若鱗次。晴炊雜煙光。曉望連霧氣。目送孤征鴻。翩翩沒雙翅。五隴煙稠。

誰家茅屋臨江臯。野煙時起長林梢。風生隴坂引晴素。日落洲渚浮寒  
瑤。冥冥白鳥雙飛去。裊裊啼猿掛深樹。分明好景畫中看。便欲脫冠從此住。

# 燕

洪武正韻因肩切。國名說文作鄴。又霰韻許慎說文地名从邑。燕聲鳥  
前切。劉熙釋名燕宛也。北方沙漠平廣。此地在涿鹿山南。宛宛然以為國

都也。顧野王玉篇於田切。陸法言廣韻又於薦切。徐鉉通釋一遷反。宋重  
脩廣韻又姓邵公爽封燕。為秦所滅。子孫以國為氏。漢有燕倉。司馬光類

篇鄴因蓮切。又於殄切。闕人名。春秋傳有曾孫。鄴又伊甸切。吳棫韻補叶  
音伊真切。易林涉伯殉。名棄禮。誅身成子奔燕。婁機廣干祿字音煙。又音

宴。玄鳥也。楊桓六書統影母巽。原聲。燕。隸省。燕。本去聲。借充上義。統形。鄴  
隸省。熊忠韻會舉要羽清次音。詩甘棠。注燕國。幽州之域。今涿郡薊縣。又

州名。秦上谷郡。唐置燕州。又燕故城。在今滑州胙城縣。趙謙聲音文字通  
鄰。影堅切。地名。今但用燕。燕見去聲。此轉注。又燕脂。婦人面飾。作臙。臙

非韻會定正字切

影堅影因煙燕。

篆

燹

汗簡見杜从古

徐鉉

篆韻

燹

並六書統

隸書

草書

燹

象

燹

靖

燹

王義

燹

張錦

燹

鮮于樞並見草書集韻

高止奔燕

左傳齊公孫蠆。公孫竈拔其大夫高止。奔北燕。高止好以事自為且專。故難及之。

蘇秦

說燕

戰國策蘇秦將為從北。說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湖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十里。帶甲十萬。車

七百乘。騎六千足。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燕之所不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願太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士爭趨燕

通鑑赧王三年。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曰。齊因孤之國政不修而襲之。孤極知其力小。

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之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消人。求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

百金而返。君怒。消人曰。死馬且買之。况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而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王以為亞卿。任以國政。

## 樂毅去燕

通鑑報王三十  
六年初。樂毅既

下齊七十餘城。圍二邑。期年不尅。乃令解圍去城九里而為壘。令曰。城中民出者勿獲。困者賑之。使即舊業。三年而猶未下。或讒之於昭王曰。樂毅智謀過人。呼吸之間。尅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拔。所以三年不攻者。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於是置酒大會。引言者讓之曰。先王不貪土地。而舉國以禮賢者。遭所傳德澤。不能堪命。國人不順。齊為無道。以害先王。寡人統位。痛之入骨。故賢群臣招賓客。以求報讐。有成功者。尚欲以共燕國。今樂君親為寡人破齊。夷其宗廟。報塞先仇。齊固樂君之有。非燕所得也。汝何敢言。若此。乃斬之。遣國相立毅為齊王。毅惶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莫敢復有謀者。頃之。昭王薨。惠王立。自為太子。時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曰。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欲連兵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縱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聞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



# 齊魏說燕

戰國策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無以決。而未有適予也。蘇代謂燕相曰。吾聞

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固合於魏。魏得燕。齊遂北矣。

## 遣約降燕

戰國策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鍤。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盡散飯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與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千鎰。令即墨富豪遣使遺燕。目之為香燕。

## 香燕

宋史燕瑛在嶺嶠。七年括南海犀珠香藥奉宰相。內侍人

目之為香燕。

## 詩文

宋張廣東憲集代賀撫定燕城表。臣某言。神謨默授。遠宣中國之威。捷布上聞。卒定全燕之境。脫百年塗炭之苦。還諸夏衣冠

之華。咸竭歡心。以歆盛事。中賀竊以。幽薊列郡。漢唐舊封。由石晉割以。堅甥舅之盟。在柴氏僅能舉瀛漠之險。蛇豕所聚。運數終窮。天啓睿謀。勇於薄伐。侮亡取亂。顯帝王仁義之誅。偃武修文。混南北車書之會。省大農無藝之費。革斯民舊染之污。伐鬼方不淹三年。闢敵國何止百里。成功可告。

曠代未聞。恭惟皇帝陛下。惟斷乃成。以操爲驗。役不再舉。策出萬全。謂以國家觀國家。本務可修之德。然用夷狄攻夷狄。自收不戰之功。親輟輔臣。坐康遠俗。遂奏凱旋之樂。仍橐弗用之兵。臣叨備承流。倍深舞手。妙燕然諸將之勒。夙絕古初。奉都護萬年之觴。同深慶賀。葉水心集燕論上。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古石晉割而不合。太祖征而不庭。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汴。固嘗以志復幽薊爲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以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爲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畀之。而王安石韓絳不知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佞庸。乃欲必取異代已割之燕。卒於信失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泛言其粗耳。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令猶強。社稷猶固。我猶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而民財竭。怨內潰。外叛。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頗嚴。將帥頗厲。乘時以取全燕。收拾

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夫堅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其踵以陵我。當是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處之乎。种師道既敗。劉廷慶又敗。蕭后夔离石。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眾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郭藥師降虜。共事竭忠。國事力以潰。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取燕之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於取燕。是今日之謬論。猶未解也。敗事既往。空言無益。謬論未解。實害最大。可不畏乎。燕論中。何謂諸論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幹离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罪於取燕。無足恠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為悠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种師中。謂劫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將。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建炎南駕。維揚。遠來江浙。則天

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士大夫猶反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凶問至。光堯下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數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呼。至於今日。而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畫也。問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用之大計。曰。姑自治也。問其祖宗之離耻。曰。此天變也。若此者。豈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救乎。昔魏冉攻齊。綱壽范睢以為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酈食其請立六國。張良以為敗事。則發八難以正之。魏大武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延宗。唐莊宗之取梁。亦僅免之筭耳。乍合屢敗。忽來驟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燕論下。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之中世。燕薊先為叛臣。據有其地。以及於亡。及石氏分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冀非所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長驅渡河之事。及周世宗未能克定。而本朝獨當失燕之禍。端拱以後。至於咸平。京師凜凜。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創和約。出金帛以啗之。而後少安。慶曆中。仁宗謀欲叛盟。范



仲淹謂虜人必張死鬪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見魏為北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幣卑辭而後已。蓋渡河犯闕。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常存。由是言之。靖康之禍。不特群織階亂之所致。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邪郭也。河北河東。中國之闕閭也。弃其邪郭。而設扞禦於闕閭。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可久安而無他。此賈誼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而攘匈奴。築長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虞三代戎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邑。款陵廟。盡復祖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之不復。猶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畫天下之勢。非可以畏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項氏劉氏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南。孰曰不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此而棄彼。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不能知也。文鑑叙燕尹洙 戰國世燕最弱。二漢叛臣持燕挾虜。蔑能自固。以公孫伯珪之疆。卒制於袁氏。獨慕容乘石虎亂。乃并趙。雖勝敗異術。大槩論其疆弱。燕不能加趙。趙魏一則燕固不敵。唐三盜連衡百餘年。虜未嘗越燕。侵趙魏。是燕獨能支虜也。自燕覆於虜。虜日熾大

顯德世。雖復三關。尚未盡燕南地。國初虜與并合。勢益張。然止命偏師備禦。師伐蜀。伐吳。秦。然不以兩河為顧。是趙魏足以制虜明矣。并寇既平。悉天下銳。專力於虜。不能攘尺寸地。頃嘗以百萬眾駐趙魏。訖敵退。莫能抗。世多咎其不戰。然我眾負城有內顧心。戰不必勝。不勝則事亟矣。故不戰未當咎也。原其弊在兵不分。設兵為三壁于爭地。倚角以疑其兵。頓堅城之下。乘間夾擊。無不勝矣。蓋兵不分有六弊。使敵蓄勇以待戰。無他支梧一也。我縱則士怠。二也。前世善將兵者。必問幾何。今以中才盡主之。三也。大眾儻北。彼遂長驅。無復顧忌。四也。重兵一屬。根本虛弱。織人易以干說。五也。雖委大柄。不無疑貳。復命貴臣監督進退。皆由中御。失於應變。六也。兵分則盡易其弊。是有六利也。勝敗兵家常勢。悉內以擊外。失則舉所有以弃之。符堅淝水。哥舒翰潼關是也。是則制敵在謀不在眾。以趙魏燕南益以山西。民足以守。兵足以戰。分而帥之。將得專制。就使偏師挫衄。他眾尚奮。詎能繫國安危哉。故師覆於外。而本根不搖者。善敗也。昔者六國有地千里。師敗於秦。散而復振。幾百戰。猶未及其都。守國之固也。陳勝項梁舉關東之眾。朝敗而夕滅。新造之勢也。以天下之廣謀其國。不若千里之固。而襲新造之勢。傲幸於一戰。庸非惑哉。兵久弭。士大夫誦聖。謂百世不

復用。非甚妄者。然不談兵。果廢則已。儻後世復用之。鑒此少以悟世主。故迹其勝敗云。劉須溪集送人入燕叙。往時。吾州去行朝千七百里。長亭堠如畫。衢信之間。華堂逆旅。高屋蓋道。憇車繫馬。不見晴雨。列肆青樓。倚門成市。行者如織。然場屋之老人。山林之退士。有終身不出丘井。聞東上而笑。今燕臺萬里。而又塵沙暑汗。野無流泉。苦寒裂膚。通薪後爨。竭選者群千百。滿年歲。固有僥倖。非常而流落者。尤不少視。每時邸都門。僕承受坐。而得要津。近次者。難易相萬。此宜裹足。不敢望分寸。顧鄉里小兒。起白身。徒步如蠅。附驥如隔牆取果。如維摩臂見異國舉。津津焉動其心。亮無一人能安分。白髮者。豈昔之能者。皆靜退。而今之往者。皆英妙耶。意者科舉廢而瓦缶鳴。官簿非而狗尾續也。香林張提舉。挂在今朝。以當路保舉。發身賢勞。歷任非鑿空詭遇。比者獨家食有年。欲一動不可得。春半來別。謂將北首。予喜其行也。為言今昔之變。以從史之。以見夫求者不當求。而處者不當處也。又以見香林時才之選。而猶舊人之風也。然則都之月。謹母以吾說示人。謹母以示同進者。須溪云。古樂府燕歌行。善曰歌。錄曰

燕。地名。猶楚苑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他皆類此。濟曰。此婦人思夫之意也。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群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

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賤妾皤皤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恨河梁。宋梅聖俞宛陵集送貢仲章之燕。天啓文明泰運興。漢庭來召魯諸生。我嬰世網空投老。君向容臺早著名。水閣風高鵬翼健。沙乾雲暖馬蹄輕。歸來衣錦看他日。何用樽前唱渭城。張浚明詩送昌中峯入燕。西風颯颯吹征衣。中原道上黃花稀。揚鞭走馬渡易水。金臺崔嵬雪打圍。不知誰報深宮裏。性竒尤得天顏喜。明朝有旨放朝參。賜袍璀璨金花團。告身亦有崇儒意。歸到江南作好官。王璋詩送梅叔章入燕。少年心力辨驅馳。說着家聲世自知。到闕可無梅叔疏。贈人惟有宛陵詩。行當塞鴈初來日。歸約河魴欲上時。堂上青衫稱壽罷。一盃清酒栢山祠。陳杰詩送中齋過家入燕。江浙相望半月程。燕雲萬里重行行。幾多臨水登山賦。不盡還家去國情。三入換來金印大。一歸贏得綵衣明。東湖何似西湖好。且對梅花捧壽觥。楊弘道小亭集過燕。正月到季月。常厭風為政。綈袍脫復着。天氣殊未定。花殘無柰何。麥短農事病。客驅長耳來。道路方且迫。故都廢未久。所尚猶可敬。慷慨憂人憂。不但倚豪勁。今茲歲逢酉。古語庶有證。唯酒可忘憂。



朝來風色淨。元胡秣適紫山集送趙良卿問事畢還燕。老繆歡忻不自持。青雲人物出明時。王褒已獻賢臣頌。慶曆誰歌聖德詩。穀帛價隨時雨減。金珠市比去年遲。太平十二匡時策。從此河汾不費辭。好語先從市上來。繡衣直指使君迴。問民疾苦宸恩重。去吏奸貪賢路開。喜見青天懸日月。願將白髮老蒿萊。吾家貧窶無釵釧。盡典琴書餞一盃。生來不識採詩官。今歲何年拭目看。鰥寡從茲無失職。老癯扶杖喜衝冠。隣家貸粟能克飽。歲晚單衣亦不寒。執手送行無所贈。一天和氣滿歸鞍。常時酌別總傷情。此別歡忻不自勝。四海蒼生思雨露。一時使者盡才能。只知與衆除冤苦。不恤浮辭起愛憎。更好都堂堂上說。太平有路直如繩。陶鈞萬物本無私。桃李春風又一時。再拜京師賜祖詔。高歌田野感恩詞。夕陰忽霽誠堪喜。野鳥為鸞尚可疑。羨汝英姿似鵬鷲。疾邪奮翼逐梟鴟。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非熊兄弟餞予之燕。再用振之韻。藝逢知己敢相呈。幾夜論文喜氣生。筆陣我甘三舍退。詩壇君使四筵驚。公初傾蓋冬將半。予擬乘輅歲欲更。特與幽人助行色。一聲寒角隔煙鳴。和吳德明還燕。紛紛世態眩榮華。靜裏乾坤本不譁。瑟阮生涯聊自適。詩書事業更何加。但期聖德澤天下。敢惜餘生寄海涯。可咲燕然舊遊客。倚樓悲我客程

賒。遺風集黃孝友送人入燕。迢遞朝京路。西風北送君。幾程過朔野。一  
騎入寒雲。岱色稱齊遠。河流到充分。登臨莫回首。煙草正紛紛。陸子方集  
送趙季舒之燕。有客東南來。白馬嘶北風。問客將何之。舉鞭指盧龍。云  
是漢家子。出入明光宮。古宮今焉在。廢堵生秋蓬。送經之偕義齋兩舍  
人入燕。併呈善之待制。君馬三渡白溝河。溝水東流青草多。踞鞍顧盼  
聊試耳。伏櫪悲歌柰老何。古人千金重然諾。把臂况受生死託。肯先申白  
獨辭楚。且伴機雲雙入落。道遠始知離別苦。地僻應思宦游樂。榮名日久  
當日厭。浮生花開又花落。平世應無戰國材。選賢何日化金臺。寄聲玉堂  
老仙伯。桂樹秋風歸去來。送節之衡之兩舍人入燕。龍駒鳳雛兩陸  
子。並駕秋風鞭駉駉。老眼一見失驚喜。定知乃翁元不死。生子真是慰人  
心。景升諸兒豚犬耳。滿朝譽翁不容口。世祿固應傳不朽。為官豈計多得  
錢。取印終須大如斗。我自韓家十八郎。里中曾拜北平王。碧梧停鵠已飛  
去。玉雪娟娟金在傍。往事傷懷淚如水。矻矻窮年吾老矣。欲追霞佩小頰  
頰。手倦束書携不起。寓齋集送陳外郎還燕。擾擾紅塵足是非。古來賢  
達貴知幾。休將腐鼠時相嚇。且放冥鴻自在飛。燕市霜寒羔酒麗。瀘溝漲  
渚鯉魚肥。九原不作陶元亮。遐想高風誰與歸。送梁貢父還燕。古來

名士出名門。人物風流自不群。闕下久稱三語掾。關中初識五噫君。畫樓  
煙月休回首。汗簡詩書要策勲。聖代選材先少儁。竚看平步上青雲。送

馬雲漢還燕二首。渠自汾遷葬還。金粟崗頭賦別離。玉關人老淚先垂。迴

思仲氏依劉日。備識孤臣在鄧時。誰倡五羊身自鬻。恐成三虎世多疑。會

當相見須當問。骨掩泉臺亦報知。梁苑追隨記五常。季常及我偶還鄉。

火山汾水餘光壠。櫪馬囊琴會異方。每覽畫圖三嘆息。恰如玉樹半存亡。

更移詩叟瓜田上。目望寒雲過鴈行。贈關仲秀還燕二首。游子別來

久。交情亂後知。相逢滹水上。猶話汴梁時。秋氣衣單甚。鄉心馬去遲。未歸

先十日。已要送行詩。軺傳來辭我。羈魂忍別君。薊門黃閣在。燕上白溝

分。行李霑秋淚。平蕪接暮雲。萱堂凝望久。先遣尺書聞。送張孝純還燕。

一鴈南來又北飛。綠楊歸路雪霏霏。此心盡日為形役。世事從前與願

違。郭隗廢臺秋草合。薊門殘角曉星稀。有時白壁閑吟賦。未害詞人杜紫

微。劉中菴集送張君弼自沂水再之燕。南轅指沂郟。北轍望燕薊。馬牛

不相逮。雲水信迢遞。怪君事奔馳。視若庭無際。一別一相見。但覺氣愈厲。

乃知圖南心。不為揄揄計。聖朝急賢俊。夔稷踵相繼。君才誠有餘。念此歲

月逝。努力務前蹤。飛英蓋當世。同恕桀庵集送侯譯史之燕。師學傳天

語關西獨有君。乾坤新甲子。龍虎舊風雲。挺拔千林表。超騰萬馬群。唯應  
好消息。鄉里得先聞。送雷季正之燕。飛花滿長安。離情對罇酒。持此  
鄭重杯。飲我平生友。夫子今名家。風流靄關右。翰墨灑芳馨。言論吐瓊玖。  
三年鴻都遊。英譽騰衆口。儲端重文儒。擢置在樞紐。請告覲慈幃。程嚴復  
東首。激揚吾弗能。贈言愧野醜。嗟哉方寸微。紛然應萬有。聲色蕩其前。貨  
利餌其後。毫釐失檢防。駸駸入軀誘。君實勇有餘。抗志麗辰斗。永恣精一  
傳。肯使纖翳垢。富貴非宿心。事業期不朽。慨彼莘野翁。幡然謝畎畝。郝經  
陵川集送仁甫丈還燕。一鞭天地起孤愁。高戴南冠賦遠遊。濟瀆醉探  
窺海眼。岱宗闊步望吳頭。唐虞問學傳千古。伊洛波瀾浸九州。七十餘君  
皆不遇。却携漢月渡瀘溝。八燕行詩。南風綠盡燕南草。一桁青山翠  
如掃。驪珠晝擘滄海門。王氣夜塞居庸道。魚龍萬里入都會。瀕洞合沓何  
擾擾。黃金臺邊布衣客。拊髀激歎肝膽裂。塵埃滿面人不識。骯髒偃蹇蹇虹  
蜺結。九原喚起燕太子。一樽快與澆明月。英雄豈以成敗論。千古志士推  
奇節。荆卿雖云事不就。氣壓咸陽與俱滅。何如石晉割燕雲。呼人作父爲  
人臣。偷生一時快一已。遂使王氣南北分。天王幾度作降虜。禍亂衮衮開  
其源。誰能倒挽析津水。與洗當時晉人耻。崑崙直上尋田疇。漠漠丹青跨箕尾。



# 燕丹子

卷上 燕丹子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果烏白頭

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為機發之橋。欲陷丹。丹過之。橋為不發。夜到關。關門未開。丹為鷄鳴。眾鷄皆鳴。遂得逃歸。深怨於秦。求欲復之。奉養勇士無所不至。為書與其傅鞠武曰。不肖生於僻陋之國。長於無毛之地。未嘗得觀君子雅訓。達人之道也。然鄙意欲有所陳。幸傅正覽之。丹聞丈夫所耻。耻受辱。以生於世也。貞女所羞。羞見刼。以虧其節也。故有刎喉不顧。據鼎不迴者。斯豈樂死而忘生哉。其心有所守也。今秦王反戾天常。虎狼其行。遇丹無禮。為諸侯最。丹每念之。痛入骨髓。計燕國之眾。不能敵之。曠年相守。力固不足。欲收天下之勇士。集海內之英雄。破國空箴。以奉養之。重幣甘辭。以市秦貪。我賂而信我辭。一劍之任。可當百萬之師。須臾之間。可解丹萬世之耻。若其不然。令丹生無面目於天下。死懷恨於九泉。必令諸侯指以為笑。易水之北。未知誰有此蓋。亦子大夫之耻也。謹遣書願熟之。鞠武報書曰。臣聞快於意者。虧於行。甘於心者。傷於性。今太子欲滅恚。恚之耻。除久久之恨。此實臣所當糜軀碎首而不避也。私以為智者不冀。僥倖以要功。明者不苟從。志以順心。事必成。然後舉。身必安。而後行。故發

無失舉之尤。動無蹉跌之愧也。太子貴匹夫之勇。信一劍之任。而欲望功。臣以為疏。臣願合從於楚。并勢於趙。連衡於韓魏。然後圖秦。秦可破也。且韓魏與秦。外親內疏。若無倡兵。楚乃來應。韓魏必從。其勢可見。今臣計從太子之耻除。愚鄙之累解矣。太子慮之。太子得書不說。召鞠武而問之。武曰。臣以為太子行。臣言則易水之北。永無秦憂。四隣諸侯必有求我者矣。太子曰。此引日縵縵。心不能湏也。鞠武曰。臣為太子計熟矣。夫有秦疾。不如徐走。不如坐。今合楚趙并韓魏。雖引歲月。其事必成。臣以為良。太子睡卧不聽。鞠武曰。臣不能為太子計。臣所知田光。其人深中有謀。願令見太子。太子曰。敬諾。燕丹子卷中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迎而再拜。坐定。太子丹曰。傳不以蠻域而丹不肖。乃使先生來降弊邑。今燕國僻在北陲。比於蠻域。而先生不羞之。丹得侍左右。親見玉顏。斯乃上世神靈。保佑燕國。令先生設降辱焉。田光曰。結髮立身。以至於今。徒慕太子之高行。美太子之令名耳。太子將何以教之。太子膝行而前。涕淚橫流曰。丹嘗質於秦。秦遇丹無禮。日夜焦心。思欲復之。論衆則秦多。計強則燕弱。欲曰合從。心復不能。常食不識位。寢不安席。縱令燕秦同日而亡。則為死灰復燃。白骨更生。願先生圖之。田光曰。此國事也。請得思之。於是舍光上館。太子

三時進食。存問不絕。如是三月。太子恠其無說。就光辟左右問曰。先生既垂哀恤。許惠嘉謀。側身傾聽。三月於斯。先生豈有意歟。田光曰。微太子言。固將竭之。臣聞騏驥之少。力輕千里。及其罷朽。不能取道。太子聞臣時已老矣。欲為太子良謀。則太子不能。欲奮筋力。則臣不能。然竊觀太子容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臆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為人博聞強記。體烈骨壯。不拘小節。欲立大功。嘗家於衛。脫賢大夫之急。十有餘人。其餘庸庸。不可稱。太子欲圖事。非此人莫可。太子下席再拜曰。若因先生之靈。得交於荆君。則燕國社稷。長為不滅。唯先生成之。田光遂行。太子自送執光手曰。此國事。願勿洩之。光笑曰。諾。遂見荆軻曰。光不自度不肖。達足下於太子。夫燕太子真天下之士也。傾心於足下。願足下勿疑焉。荆軻曰。有鄙志。常謂心合意等。沒身不顧。情有乖異。一毛不拔。今先生令交於太子。敬諾不違。田光謂軻曰。蓋聞士不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時。言此國事。願勿洩。此疑光也。是疑而生於世。光所羞也。向軻吞舌而死。軻遂之燕。燕丹子卷

下 荆軻之燕。太子自御虛左。軻緩不讓。至坐定。賓客滿坐。軻言曰。田光褒揚太子仁愛之風。說太子不世之器。高行厲天。美聲盈耳。軻出衛都望

燕路。歷險不以爲勤。望遠不以爲遐。今太子禮之以舊故之恩。接之以新  
人之敬。所以不復讓者。士信於知己也。太子曰。田先生無恙乎。軻曰。光臨  
送軻之時。言太子戒以國事。耻丈夫而不見信。向軻吞舌而死矣。太子驚  
愕失色。噓唏飲淚。曰。丹所以戒先生。豈疑先生哉。今先生自殺。亦令丹自  
棄於世矣。茫然良久。不怡。民氏日置酒請軻。酒酣。太子起爲壽。夏扶前曰。  
聞事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馬無服輿之伎。則未可與稱良。今荆君  
遠至。將何以教。太子欲微感之。軻曰。士有超世之行者。不必合於鄉曲。馬  
有千里之相者。何必出於服輿。昔呂望當屠釣之時。天下之賤丈夫也。其  
遇文王。則爲周師。騏驥之在鹽車。駕之下也。及遇伯樂。則有千里之功。如  
此在鄉曲而後發善。服輿而後別良哉。夏扶問軻何以教太子。軻曰。將令  
燕繼召公之迹。追甘棠之化。高欲四三王。下欲六五霸。於君何如。坐皆稱  
善。竟酒無能屈。太子甚喜。自以得軻。永無秦憂。後日與軻之東宮。臨池水  
而觀。軻拾瓦投龜。太子令人捧盤。荆軻投盡。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  
但臂痛耳。後復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甚美。太子即殺馬進肝。暨樊將軍  
得罪於秦。秦求之急。乃來歸太子。太子置酒華陽之臺。酒中太子出美人  
能琴者。軻曰。好手。琴者太子即進之。軻曰。但愛其手耳。太子斷手。盛以玉



盤奉之。太子常與軻同案而食。同床而寢。後日軻從容曰。軻侍太子三年於斯矣。而太子遇軻甚厚。黃金投龜。千里馬肝。姬人好手。盛以玉盤。凡庸人當之。猶尚樂出尺寸之長。當犬馬之用。今軻常侍君子之側。聞烈士之節。死有輕於鴻毛。義有重於太山。但聞用之所在耳。太子幸教之。太子歛袂正色而言曰。丹嘗遊秦。秦遇丹不道。丹耻與之俱生。吟荆君不以丹不肖。降辱小國。今丹以社稷干長者。不知所謂。軻曰。今天下疆國莫彊於秦。今太子力不能威諸侯。諸侯未肯為太子用也。太子率燕國之眾而當之。猶使羊將狼。使狼追虎耳。太子曰。丹之憂計久。不知安出。軻曰。樊於期得罪於秦。秦求之急。又督亢之地。秦所貪也。今得樊於期首。督亢地圖。則事可成也。太子曰。若事可成。舉燕國而獻之。丹甘心焉。樊將軍以窮歸我。而丹賣之。心不善也。軻默然不應。居五月。太子恐軻悔。見軻曰。今秦已破燕國。兵臨燕事。已迫急。雖欲足下計安施之。今欲先遣武陽。何如。軻怒曰。何太子所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軻所以未行者。待吾客耳。於是軻潛見樊於期。曰。聞將軍得罪於秦。父母妻子皆見焚燒。求將軍邑萬戶。金千斤。實為將軍痛之。今有一言。除將軍之辱。解燕國之耻。將軍豈有意乎。於期曰。常念之。日夜飲淚。不知所出。荆君幸教。願聞命矣。軻曰。得將軍之首。與燕督

亢地圖。秦必喜。喜而見軻。軻將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脅。數以負燕之罪。責以將軍之御。而燕國見陵雪。將軍積忿之怒除矣。於期起振腕執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聞命矣。於是自刎。頭墜背後。兩目不瞑。太子聞之。自駕馳往。伏於期屍而哭。悲不自勝。良久。無柰何。遂函盛於期首。與督亢地圖。武陽為副。軻不擇日而發。太子與知謀者皆素衣冠。送易水上。軻起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不復還。高漸離擊筑。宋臆和之。為壯聲。皆淚流。二子行過。夏扶當車前。刎頸以送二子。行過陽翟。軻買肉爭輕重。屠辱之。武陽欲擊。軻止之。西入秦。至咸陽國中。庶子蒙白曰。燕太子丹畏大王之威。今奉樊於期首與督亢地圖。願為北蕃臣妾。秦王喜。百官陪位。陞戟數百。見燕使者。軻奉於期首。武陽奉地圖。鍾聲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兩足不能相過。面如死灰色。秦王恠之。軻見請曰。此北鄙小子。希覩天關。願大王小假令得畢辭。秦王謂軻曰。取圖來進。圖窮而匕首出。軻左把秦王袖。右搃其脅。數之曰。足下負燕日久。貪暴海內。不知厭足。於期無罪。而夷其族。軻將海內報讎。今燕王母病。與軻促期。從吾計即生。不從則死。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掣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軻不曉

音。秦王從言掣之。絕超屏風。負劍而走。軻拔匕首摘之。決秦王。刃入銅柱。火出。秦王還斷軻兩手。軻倨詈曰。坐。吾輕易為豎子所期。燕國之不報。我事之不立哉。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八





#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九

十二先

## 燕

### 燕國

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尾箕在寅。自尾三度至斗二度屬燕分。幽州。今北平。廣信。信安。乾寧。永靜。安肅。保順。永定。保定。順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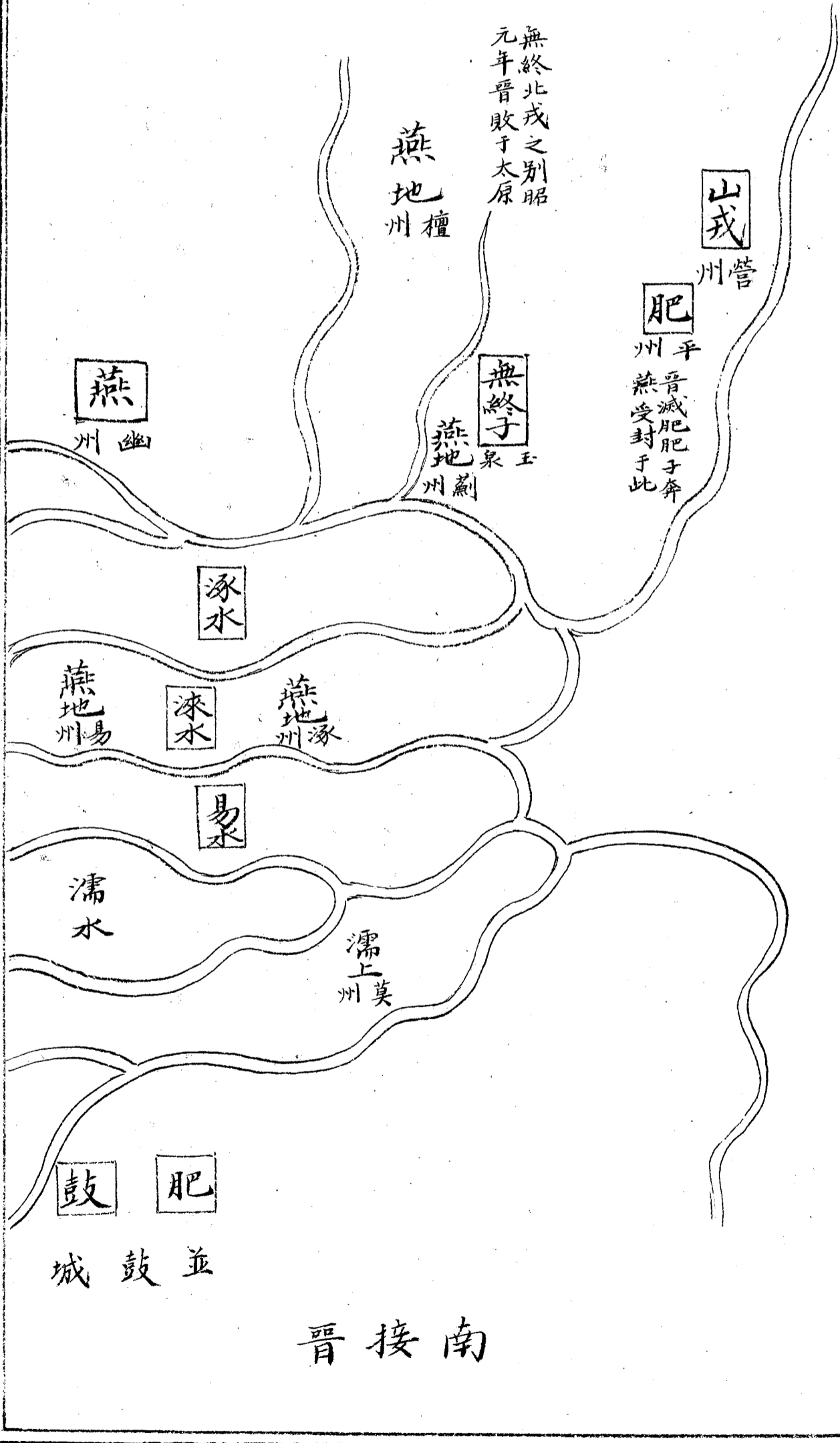
保雄。莫立。霸大。遼之東。偏與高麗。皆燕分也。今考唐天文志云。尾箕。析木。津也。自渤海九河之北。得漢河間。涿鹿。廣陽。及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樂浪。玄菟。古北。燕。孤竹。無終。九夷之國。尾。得雲漢之末。派。龜魚。麗馬。當九河之下流。濱於渤海。皆北紀之所窮也。箕與南斗相近。為遼水地。盡朝鮮三韓之地。在吳越東南。春秋分紀。召公奭。佐文武定天下。至成王留之。相馬。封其子為北燕伯。蓋古冀州地境也。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北方幽昧。故曰幽。顓帝都帝立。其地北至幽陵。即此。殷復省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東北曰幽州。在天文析木之次。尾箕之分。辰居寅宮。曰人馬。其境居天下北門。鎖夷夏關戶。右拒遼水。左控忻代。跨據常山之尾。襟憑負海之險。然國僻且遠。不通中國。其俗剛強而好勇。慷慨。

慨而尚氣。春秋說題辭云。  
箕尾為燕陰氣。生俗貪利。

燕國分野之圖

東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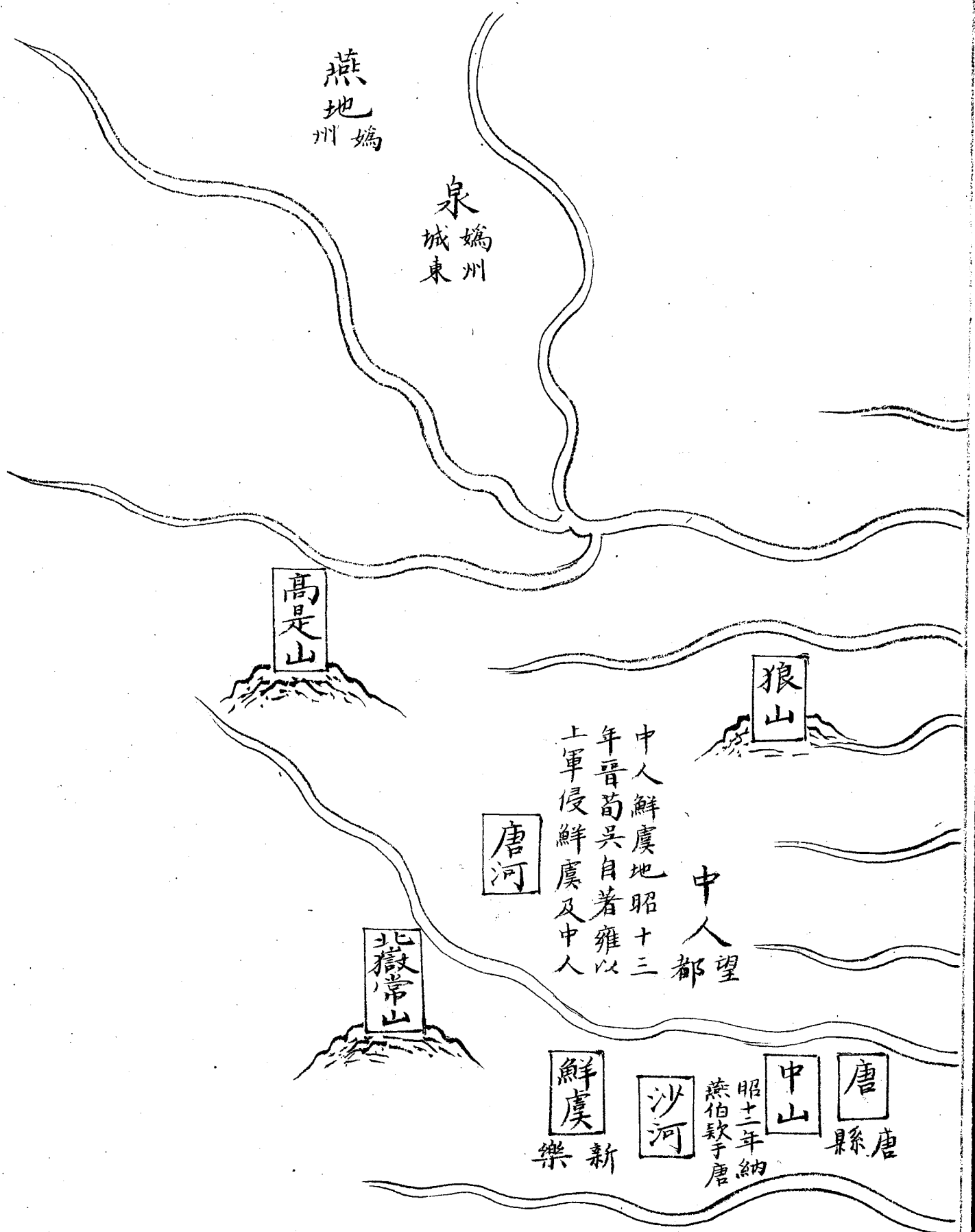
北接狄



南接晉

鼓 肥  
城 鼓 並

西接晉



史記世家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燕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曰。召者畿內菜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爲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爲召公。至宣王時。召康公虎其後也。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引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召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爲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也。賢咸于巫氏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傳說。卒



維茲有陳。保人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駟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索隱曰。並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惟昭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四十二代有惠侯。二釐侯。二宣侯。三桓侯。二文侯。蓋國史微失本謚故重耳。燕惠侯當周厲王奔虢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弑。秦始皇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索隱曰。謚法無鄭。鄭或是名。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索隱曰。燕周云。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桓侯已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故也。按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大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蓋近始散佚耳。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世本日。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何閭易縣是也。

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為周王。譙周曰。案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

燕。姞姓也。世家以為北燕失之。索隱曰。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姞姓。而系家以為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姞姓。今檢左氏

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

說。仲父是南燕伯為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姞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

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共貢天子。如成周事職。使燕復脩召

公之法。三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

十六年卒。索隱曰。譙周云。系家襄伯生宣伯。無桓。今檢史記。並有桓公立。十六年。又宋忠據此史補。系家亦有桓公。是九南所見本異。則是燕有三

桓公也。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武。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

弒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索隱曰。宋其名也。或作宗。劉

氏云。其父兄為執政。故諸大夫共滅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索隱曰。春秋

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與此文合。左傳無納款之文。而云將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又

以款為簡公。簡公後。惠公四伐。則與春秋經傳不相協。未可強言也。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

公十八年。吳王闔廬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索隱曰。王邵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然紀年之書。多是偽謬。聊記

異耳。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索

隱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也。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按紀年。成侯名載。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索

隱曰。年表作釐侯。莊。徐廣曰。一無莊字。按燕失年紀。及其君名表。言莊者。行字也。是歲。三晉列為諸侯。索隱曰。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立。

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與此不同。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索隱曰：林營地名。一云林地名。於林地立營，故曰林營。釐公卒。索隱曰：紀年作

簡公四十五年卒，妾也。按上簡公生獻公，則此當是釐。但立年又誤耳。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索隱曰：系本已上文公為閔公，則潛與閔同。

而上懿公之父。又謚文公。是歲秦獻公卒。秦益彊。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

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

十年，燕君為王。索隱曰：燕君即易王也。言君初以十年即稱王也。上言易王者，易謚也。後連書謚耳。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

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

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

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索隱曰：按戰國策曰：



子之使蘇代侍質子於齊。使代報燕是也。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

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庶毛壽。徐廣曰。一作厝毛。又

日甘陵縣本名厝。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厝毛壽。又韓子作潘壽。謂燕王

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

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

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索隱曰。大重。謂尊貴也。或曰禹薦

益已。索隱曰。以已配益。則益已。是伯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

語終辭。而以啓人為吏。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啓

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

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

索隱曰。此人亦訓臣也。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

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索隱曰。鄭玄云。效。呈也。以印呈與子之。子之南面

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索隱曰。顧。猶反也。言噲反為子之臣也。有

本作顧者非。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索隱曰。恫。猶痛也。

民皆恐懼。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

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語與孟子不同。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章子齊人，見孟子。索隱曰：五都，即齊也。按臨淄是五都之一也。以因北地之衆，以伐燕。索隱曰：北地，即齊之北邊也。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駟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也。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曰：按上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爲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爲燕王，使樂他送之。裴駟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送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妄說耳。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王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王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索隱曰。按余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爲襄王。惠王七年卒。索隱曰。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樂資以爲即惠王也。徐廣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即惠王子。則惠王爲成安君弒明矣。此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或太史公之說踈也。韓魏楚共伐燕。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索隱

日。今王猶今上也。有作金者非也。按謚法無金。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索隱曰。謂以五人而伐一人。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鄆。徐廣曰。在常山。今日高邑。索隱曰。鄆氏音火。各反。一音吳。卿秦攻伐。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索隱曰。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卿將官。秦渠其名也。國史變文而書。遂失姓耳。戰國策云。慶秦。慶是姓也。卿其官耳。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聽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擊破栗腹於鄆。破卿秦。樂乘於代。索隱曰。戰國策曰。廉頗以三十萬遇栗腹於鄆。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以將渠為相。索隱曰。謂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



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逐。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索隱曰。煖音况。遠反。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於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索隱曰。徐廣云。涿有督亢亭。地理志屬廣陽。然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北迫蠻貉。內措齊晉。索隱曰。措交雜也。又作錯。劉氏云。辛錯也。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

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主。惠羅寵姬。文公約趙。蘇秦騁辭。易王初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不就。卒見芟夷。蘇子由古史。召公爽。周之同姓。食采於召。文王起於岐周。而化行於南方。江漢之國。召公實掌其諸侯之政。故詩曰。文武受命。有如召公之臣。日闢國百里。召公之治諸侯。甚得民和。親聽男女之訟。止於甘棠之下。以決事。及召公沒而民思之。愛其甘棠。不忍伐也。故召南有甘棠行露之詩。武王克商。封召公於北燕。而留為周太保。西旅獻獒。召公作旅獒以戒武王。武王崩。管蔡以殷叛。周公東伐。召公與太公開成王。明周公無罪。成王乃逆周公於東。及成王將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位成而周公至。召公作誥以戒成王。周公亦作洛誥而歸政焉。成王既蒞政。二公為左右相。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詩。周南。召南。以二公為名。周南稱后妃。而召南稱夫人。以此知周南為周人之詩。召南為諸侯之詩。周公治內。而召公治外無疑也。及成王之世。分天下以為左右。二伯領之。故公羊言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按書周公蒞殷。頑民遷于洛邑。君陳畢公繼之。而召公亦稱伯相。康王之誥曰。太保率西

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然則二公在文王世分治  
內外。在成王世分掌東西。其事各異也。召公不說。恐成王未能君天下。周  
公作書諭之。名之曰君奭。召公復為公劉。洞酌。卷阿之詩。以戒成王。周公  
沒。召公與畢公終相成王。立康王。召公卒。其長子在燕。其次子留周。為召  
公。世世輔周。與周公比其顯者。召虎佐周宣王燕。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  
侯。惠侯當周厲王奔虜共和之世。惠侯卒。子僖侯立。是歲周宣王即位。僖  
侯三十六年卒。子頊侯立。頊侯二十四年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  
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之元年也。十八年  
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年卒。子栢侯立。栢侯七年卒。子莊王立。春秋魯莊  
公之十九年。當燕莊公之十六年。是歲衛師燕師伐周。立王子頹。明年鄭  
伯執燕仲父。諸儒皆言立子頹者。南燕姁姓。南燕近衛。於事為信。而太史  
公以為北燕姬姓。披春秋書姬姓之燕。皆曰北燕。為獨書燕者。謂南燕也。  
二十七年。山戎病燕。齊桓公為燕伐山戎。歸燕侵地。使燕脩召公之法。共  
貢天子。莊公三十三年卒。襄公立。襄公四十年卒。栢公立。栢公十六年卒。  
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武公十九年卒。文  
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四年卒。子簡公款立。史記簡公作惠公。簡

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六年冬。諸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燕人奉悼公以為國。悼公雖立而未改元。九年冬。齊景公以兵納簡公。晏嬰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明年正月。齊師次于號。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璽玉。擯罕。且盟于濡上。不克納而還。悼公於是改稱元年。六年。齊高偃帥師納簡公于陽。史記惠公在齊四年。齊人納之。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蓋失之矣。以晏子之言考之。則簡公之出也。燕既立悼公矣。悼公雖立而未敢改元。及齊納簡公而不入。知其決不得歸。然後即位改元耳。至悼公六年。齊高偃又以兵納簡公于陽。豈有惠公九年。至燕而死之說乎。太史公之為人粗而不詳。其於詩書春秋。皆未嘗究觀本末。又篤信戰國雜說。意欲立異。自成一派。而輕失實之繆。孔子叙詩書。皆因古文而略發明之。豈不異哉。悼公七年卒。簡公立。簡十二年卒。獻公立。獻公二十八年卒。孝公立。孝公十五年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時三晉始列為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十一年。文公立。文公二十八年。蘇秦來說請與趙從親。文公與之車馬金帛。使至趙。趙肅侯聽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

為易王。易王元年。秦使犀首說齊。魏共伐趙。以敗從約。蘇秦自趙入燕。易王初立。齊宣王因我喪伐取十城。蘇秦為燕說齊。復得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通文公夫人。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易王十二年卒。子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王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尊子之。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於天。而以啓人為吏。及老。傳天下於益。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以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故為臣三年。國大亂。民恟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



之位。弊邑雖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聚衆。使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市被死。搆難數月。死者數萬人。百姓離心。齊王因令章子將而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即位。收破燕。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使蘇代事齊。爲間。使樂毅交結諸侯。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城之不下者。獨莒即墨。其餘皆屬燕。三十三年。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郤。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敗燕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史記趙惠文王二十八年。書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其王。是年即燕武成王之九年。而燕世家不言疑。故錄之於此。韓魏楚共伐燕。七年。齊

田單伐我拔中陽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燕四十三君有二惠。二僂。二宣。三桓。二昭。二文。二簡。二孝。雖辟陋少文。恐不至此。蓋譜系脫謬耳。案

左傳記簡公款甚明。而史記以為惠公。則其餘失實者可知也。孝王三年卒。子王喜立。四年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卿秦攻代。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王綬止之曰。王必無往。往無成功。王蹙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自為。乃為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破栗腹於鄒。使樂乘將破卿秦於代。廉頗逐燕軍五百餘里。圍其國。樂間奔趙。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趙聽將渠解圍去。六年秦滅東西周。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是時趙數困于秦。而廉頗以讒去。龐煖為將。燕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遂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年秦

滅韓。二十七年秦滅趙。趙公子嘉自立爲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禍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王喜卒滅燕。

蘇子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大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教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借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爲國者因而徇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僻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聽鞠武而用田光。欲以一七首斃秦。雖使荆軻能害秦王。亦何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戰國策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而樂浪。玄菟亦隸焉。文公。桓公子元

年顯王八年庚申。奉陽君。行李允二字。李允甚不取於蘇秦。傳亦云。正

日奉陽君。李兌者。通封邑姓名言之也。蘇秦當作蘇代。因蘇秦稱奉陽君不說之語而訛也。此策有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即奉陽君不取蘇秦之事也。李兌因為蘇秦云云。此李兌二字誤。美也。大事記。以此章備載於蘇秦說燕。與趙合從之下。又據古史謂肅侯時。奉陽君公子成實未亡。削去指館之語。愚嘗辨蘇秦所稱。奉陽君必別為一人。奉陽君實李兌。非公子成也。且此章知決為蘇代者。其言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又曰。燕亡國之餘。此言正之。嘗之役。昭王未破齊之時也。文公據全燕之盛。何得若此言哉。史遷謂世言蘇秦事多異。異時事有類者。皆附之秦。則此類也。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之齊。謂以燕合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合燕於齊。問何以言然。對曰。夫制於燕者蘇子也。言其制燕而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西無趙哉。而君甚不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惠公六年。大夫誅其姬。而惠公奔齊。齊晉入之。至而卒。

正日。史年表燕惠公欲殺公卿立幸臣。公卿誅幸臣。公恐出奔齊。此事在周景王六年。至燕文公二十八年。蘇秦說燕之歲。為二百有五年。不應

遠舉此事。此必齊破燕昭王既立之時也。以此言知非。蘇秦約從時事說亦見趙策。其以權立。權謂外與貴也。以重外。以事貴。並謂齊晉。正曰。以

權立者。謂燕破亡之餘。太子平以權宜立其勢。微弱必重外。必事貴。外與貴。謂他國齊趙之屬也。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之。取言謂之交。不善亦取

之。以疑燕齊。齊不善蘇子。蘇子在燕。而趙人取之。則齊疑燕。合趙而外已。齊疑燕。燕亦不能信齊矣。燕齊疑則趙重矣。齊王宣。正曰。潛疑蘇秦則

君多資。疑其合燕於楚。奉陽君曰善。乃使使與蘇秦結交。正曰。此策非文公時。蘇秦將為從。此二十八年。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屬樂浪。補

日朝鮮。箕子所封。今高麗國。索隱云。音潮仙。遼東。并州郡北有林胡樓煩。補曰。見趙策。西有雲中九原。屬五原。補曰。正義云。雲中郡城在林榆縣。

東北九原郡城在林榆縣西界。二郡皆在勝州。南有呼沱易水。出涿故安。補曰。呼沱見前。正義云。易水源出易縣西谷中之東。東南流與滹沱河

合水經。易水出涿郡故安縣。缺鄉西山大事記。引此二條。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并州郡

補曰。正義云。碣石山在平州燕東南。鴈門山在代燕西南。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



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補曰設辭也。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

蔽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

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彌猶亘。踵猶繫。正曰。踵足後也。徐曰。猶言繼

踵也。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

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垣謂城。正曰。

正義云。東垣趙之東邑。在恒州真定縣南故常山城。度呼施。涉易水。不至

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

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

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

趙。補曰。一本南近齊魏。齊趙強國。補曰。一本有也字。今主君幸教詔之。合

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傳在燕諸國之初。權

之難。與齊戰也。燕再戰不勝。趙弗救。曾子文公孫子噲。謂文公曰。不如以

地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燕齊合則趙輕。雖不救我。後

必事我。文公曰善。令郭任以地。請講於齊。趙聞之。遂出兵救燕。齊策此役

言及魏冉知為文公末年。補曰。大事記從鮑說。易王文公于元年。顯

王三十七年己丑。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王二十年。

正日史二十八年。文公卒。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

秦為燕說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補曰索隱曰。當時慶弔應有其辭。史

不錄耳。齊王按戈而却曰。却秦使退。此一何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

飢。所以不食烏喙者。本草烏頭。一名云。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

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

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言秦兵為天下精。此食烏喙之類

也。齊王曰。然則柰何乎。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故

桓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齊桓公也。好內而霸。正日齊伐宋章。蘇代曰。智

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正義引韓

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取惡素白染為紫。

其實十倍。按二章所稱文意正同。蓋紫者婦人之服。紫敗素。得厚利。所謂

名益尊也。韓獻開罪。而交愈固。宣十二年。楚伐鄭許之平。晉救之。荀桓子

欲還。彘子不可。韓獻子謂桓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不如進也。戰于

邲。晉敗績。成十三年。獻子將下軍。孟獻子曰。晉師來和。必有大功。十六年

戰于鄢陵。楚敗績。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聽臣。莫如歸

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也。此霸王之業。衍矣。字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塗泥也。自卑之甚。願為兄弟而請罪於秦。傳有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人群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初見時。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補曰。姚本作不可乎。燕王曰。可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衍蘇秦日三字。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飧。詩註。素。空也。汙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爾雅。孤竹。四荒中北國。漢屬遼西。今支。餓而死於首陽之山。伯夷傳註。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傳言與女子期。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

何肯揚燕秦之威於齊而取大功乎哉。補曰燕秦秦字疑衍。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覆猶茫護也。自護其名。非進取

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益於營丘。即北海營陵。太公所封。足下不踰衍楚字楚。正曰此正以燕楚

相遠言之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

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

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

父大怒而笞之。笞擊也。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補曰。陽僵覆酒事。亦見列女傳云。周室大夫妻。一本故妾一僵而棄酒上以云云。

忠至如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亢。高極也。言高其義。今乃得罪。臣恐天

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衍之字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言無成功者。雖聖智不足取也。

按秦傳有而略。補曰此與後章蘇代謂燕昭王章同。惟中一段彼言燕欲伐齊事。為異記者。或有差互。不可考也。人言秦不信。故秦言已之不信。乃足下之福。如尾生亦無益。謂守行義不成功名之不足貴也。又曰。僕所謂以忠信得罪。則又以信自待公為反覆以誑時君。而莫有詰之者也。

王噲易王之子元年。慎觀王元年辛丑。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鋤耨。而于大王至於邯鄲。所聞於邯鄲者。又高於所聞東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下之明主也。觀其臣。知其主。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讎也。楚魏者王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非所以敢欲伐也。言雖知其讎以其強。故奉之不敢伐。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齊報齊。因喪見伐之怨。正曰

說誤見後。身自削甲。札。札。標也。甲之革緣如之。正曰。札木簡。標之薄者。

甲用革如之。左成十六年。養由基導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注言能陷堅札。



側滑反。妻自組甲。緝。緝也。治之為組。以穿札。正曰景帝詔募組。註組

今綬紛條也。韻書以繩直物曰緝。此謂編組穿甲之繩也。緝悲萌反。鮑因

莊子泝泝統之文。生義不知彼字。與此不同。曰有大數矣。補曰一本身自

削甲札曰。有大數矣。與下文同。大事記。引此姚本同。有之乎。王曰。子聞之。

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怒於齊。而欲報之二年矣。自即位至是。正

曰二年字必誤。齊者。我讎國也。故寡人之所欲報也。直患國敝力不足矣。

子能以燕報齊。寡人奉國而委之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

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西附秦則秦重。中附

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王閔長主也。補

曰司馬貞云。年長也。或謂齊強故稱長主。而自用也。不如燕之附人。正

曰自恃其強也。南攻楚五年。穡積散。穡字積。西困秦三年。為秦所困。正

曰秦為齊困。民憔悴。士罷敝。罷音疲。北與燕戰。覆三軍。獲二將。史並不書

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西舉。補曰姚本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舉宋在齊閔二

十八年。燕昭王二十六年。此時未舉也。而下十一章。亦言齊以宋地封涇

陽。蓋宋策齊宣也。所拔五城。正曰此言舉五千乘之宋。非僅得其城邑

五已。蓋在滅宋之後明矣。下章包十二諸侯。即史所謂泗上諸侯。鄒魯之

君皆稱臣者。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之欲得也。得其欲。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言齊不可復攻取。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敝。師兼不戰言

之。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補曰。清濟以下。說見秦策。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

力窮敝。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役。不役者。養兵以備敵。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補曰。濟西。齊州以西也。河北。謂

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者。正義云。今濟西河北。盡以役矣。封內敝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貪於財。王誠能母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

帛。以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輕者易為之。然則前言舉未亡也。則齊可亡矣。王曰。吾終以子。補曰。一本有子字。姚同。受命於天矣。曰。內寇不

與。寇猶亂。與猶和。外敵不可拒。言不能制內。則不可以拒外。王自治其外。謂謀敵齊。臣自報其內。謂亂於內。補曰。為燕問齊敵其內也。此乃亡之

之勢也。彪謂燕昭之舉實自代發之。正曰。大事記云。戰國策載蘇代說燕之辭。誤以為管。使管能有志如是。豈至覆國乎。論其世。考其事。皆說昭

王之辭也。按史記誤同。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閔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旦。比猶連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

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與言。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顧反視。補曰。還當音

旋義同。臣請獻一朝之費。元作賈賈補曰疑費字。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

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行之字。補曰一本無姚同之欲以駿馬見

於王。馬自諭也。莫為臣先後者。為之助也。足下有意於臣伯樂乎。臣請獻

白壁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自諭為馬。則此所獻馬之食也。正曰獻

此以為馬之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乃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陳翠合齊燕將。今燕王之弟為質於齊。代傳說。王魯已乃使一子質齊。

正曰。鮑因此指為王魯事。然史云一子質齊而此云燕王之弟。則不合矣。

其時未可定。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則亦已矣。

焉有離人子女者。老婦欲得志焉。以殺辱之為快。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

后方怒。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懼也。懼少內。太后曰。

賴得先生。鴈鶩之餘食。不宜懼者。補曰姚本無者字。懼者憂公子之且為

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子也。又不

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齋地百里。以

為人之終也。嫁則女之事畢矣。封亦公子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

職。持猶守也。封無功者。爭之職也。群臣効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

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也。補曰。一本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姚  
同而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  
在。故公子貴。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  
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  
命公子乘車制衣為行具。補曰。此與觸警諫趙威后同。戰國所載事多如  
此。然觸警言尤婉切。所以人多稱之。或獻書燕王。燕補曰。一本無此燕字。  
姚同王而不能自恃。弱國必得援。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  
久。萬世之善計也。補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  
不能如一。以不一為無如之何。此臣之所以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爾雅  
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謂之鱧。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人稱之。以其合  
兩面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智不如魚也。又譬如  
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蓋  
韓魏趙也。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者。智故  
不如車士矣。胡為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凌波。至其相救  
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  
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物猶事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主。補曰。一本主

上有之字。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太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者。不惡卑名之國者。可長存。言山東欲存。惟不羞自卑者可也。之。卒者之。猶其也。卒。梓同。補曰。疑當以三者字句。不然。卒者下有缺文。出土以成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王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已合矣。秦見三晉之豎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攻燕。補曰。一本必北攻姚同。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之伐韓。故中山亡。秦不暇救。故趙亡之。正曰。秦非助中山者。補曰。一本之伐作久伐。下句同姚並同。按趙策蘇厲曰。楚人久伐而中山亡。魏策曰。中山恃齊魏以輕趙。齊魏伐楚而趙亡中山。大事記。謂楚與魏連兵。中山失助而亡。史稱主父與齊燕共滅中山。則齊非中山與國也。愚謂中山近魏。二國相善信矣。趙與齊燕滅中山。乃年表惠文四年所書。已與世家差一年。且趙之有事中山久矣。自武靈十九年。胡服以來。攻城略地。無歲無之。何至此而始合齊燕滅之耶。而秦韓齊魏伐楚。敗唐。昧重立。當武靈二十五年。是年。趙年表書攻中山。通鑑綱目書。中山君奔齊。齊策稱中山君臣於齊。蓋四國伐楚。而趙不與。趙得以攻中山而亡之。其君遂出奔也。史所載與策合者。莫明於此。中山君且奔齊。則與齊共滅之。言未可據。秦韓齊魏共伐楚。則所謂



楚魏連兵非此年。齊策曰。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則史記之言有誤。大事記或未察也。今燕策又謂秦伐韓。故中山亡則韓亦助中山者。是年秦伐韓取穰。豈其事歟。愚嘗因此策與齊策陳軫合三晉事同。而辨中山非至惠文三年始亡。特遷其五爾。以此數策觀之。尤信。今秦之伐楚燕必亡。趙亡之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此三年與楚三晉攻秦。彪謂此三物。喻從之精者也。故雖子噲庸主亦能感動。惜乎言猶在耳。而諸侯之心已變矣。此豈非天亡之哉。正曰。此章當是昭王時。說見齊策秦伐魏章下。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之交。及蘇秦死而齊閔元作宣下同。宣正曰通鑑大事記。赧王二年。齊

湣王元年。齊伐燕。子之子噲死。在赧王元年。正宣王時事。策與孟子合甚

明辨見秦策。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衍宣字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鹿。蓋鉅鹿。壽之所居。

補曰。徐廣云。一作厝毛。甘陵縣本名厝音昔。索隱云。春秋後語亦作厝。

韓子作潘壽。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屬猶付與。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爲吏。以啓臣爲益吏。及老而以啓爲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友黨。補曰。姚本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補曰。一本無也字。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効之子之。補曰。大事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以老目休。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之。儲子見離婁下。正曰。何以知。即此人。謂齊閔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飭戒也。猶正正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補曰。正義云。先後並去聲。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搆難數月。死者數萬衆。燕人恫怨。元作恐。補曰。姚本作恐。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補曰。此當時所謂孟子勸齊伐燕。

者也。使無孟子之書。則人將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推此。則凡後世之誣罔聖賢而無徵者可知。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都大邑。

補曰。索隱云。五都。即齊也。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衆。齊之北近燕。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立

太元作公。公補曰。當作太史有。子平。是為燕昭王。記三年。有彪謂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堯之名。惡為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算。齊閔所以請太子者。近於興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橋舉而得哉。故齊閔之勝。適足以動天

下之兵。而速臨淄之敗也。正曰。大事記云。之噲安知所謂堯舜者哉。彼子之之徒。借是名以篡國。子噲特為說客所愚耳。方子之未得國也。則說

以堯讓許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噲於是乎以燕讓。及子之既得國也。則又說以禹不如堯薦益。而以啓人為吏。已而攻益奪其國。噲於是乎收三百石吏以上而劾之。其愚至此。尚足論乎。後世因此。遂有不可慕虛名。受實禍之論。是論肆行則利祿之外。無非虛名。妨吾利祿者。

無非實禍。人紀滅矣。此君子之所懼也。欲不惑者。其惟知實理乎。初蘇秦弟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閔。齊王怨蘇秦。秦為燕謀。齊故欲囚厲。燕質

子為謝乃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

元元作持持。補曰史作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

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

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

伐過魏。為燕執代。齊使人謂魏王哀。正曰襄曰。齊請以宋封涇陽君。秦

不受。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如此

其甚。則齊不欺秦。秦所以不信齊。疑其合魏也。秦信齊。齊秦合。涇陽有宋

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使歸齊。秦必疑而不信蘇子矣。疑其合

齊魏。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五國無秦之兵。伐齊之形成矣。時齊魏相惡。故

云。於是出蘇代。代補曰史復有代字。之宋。宋善待之。補曰。此策自蘇代過

魏以下。又見魏策疑自為一章。而復出姚本別提行。昭王噲子補曰

名平。元年。報王四年庚戌。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補曰。儀說在昭

元年。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元元作王襄子也。王正曰魏策稱襄子。謂

襄王即此類。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補曰勾

注見趙策。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補曰索隱云。凡方者為斗。若安長

柄則名科尾。即斗之柄。其形若刀者是也。按韻書斗科音同。索隱皆云。主

令之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歡。飲也。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厨人進斟羹。斟。注也。補曰。即酒酣樂中

讀進熱歡句。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歡句。正曰索隱云。熱而啜之是羹也。

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塗猶汚。補曰

一本反斗而擊之。代王腦塗地。正義云。反斗。倒柄擊也。其姊聞之。摩笄以

自刺也。笄。簪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補曰正義云。摩笄山在

蔚州飛孤縣東北百五十里。事亦見趙世家大事記。元王元年。晉趙無

恤滅代。解題。代北狄之別也。其國在今蔚州。史記誤以簡子卒在貞定。王

十一年十二年滅代。今從外紀。古文又云。襄子夏屋之役。見史記。行如虎

狼。蓋生於兼并無親之國。而承簡子貪暴之規。遂以為臨大利。決大計。非

用仁義之所也。夫趙王武靈之狼戾無親。暴戾如狼。大王之所明見知也。

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趙燕記皆不書。

大王割十城乃却以謝趙王。已入朝。黽池。補曰一本今趙王姚同。効河間

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補曰一本此句無今字。姚同。秦下甲雲中九原。驅

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濟北盧注云。東至海。蓋亦距燕云。

正曰易水見前章。正義云。長城在易州界。且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



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昭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強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補曰。裁。史註音在僅也。言不足以求正。謀不足以決事。今上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而事秦。獻常山之尾。補曰。尾。猶末也。恒山之東。五城傳有在楚韓齊趙。後彪謂燕昭賢智主也。非儀此說能震動。且人之性稟。有父子不相肖者。自襄至武靈七八傳矣。而欲以其狼戾無親例之人。豈信之哉。然而燕昭之聽之也。卑甚。蓋拊摩新附之民。勢未可以有事。又諸國從之者衆。為卑辭以紓其國。是儀之橫有天幸也。加之數年。收集繕治有其緒。則若云者。固昭王之所乘。而棄者。史言蘇代復重燕。燕使約從如初。此昭王之素所蓄積也。官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表。正曰。無考。曰。不聽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大亂者可得其地。小亂者可得其寶。今燕得之言曰。客即他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補曰。西周等策有官他未知。即此人否。事苟可聽。云云語燕客之言以利誘王。使見之也。魏王說因見燕客而遣之。彪謂是客也。以鄰國為壑者也。彼惡知其謂天下為度者乎。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補曰。一本此有以

字姚同。報讎。故往見郭隗。補曰五罪反。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

孤極知燕小。力補曰一本此有少字姚同。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

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記有此文。敢問以國報讎者。柰何。郭隗先生對曰。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後處。僕役。誣指而事之。

屈。指也。正曰屈也。猶言折節。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

彼而趨。後之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補曰一本

人趨已趨是姚同。馮几據杖。馮。據也。眈視指使。則廝補曰音斯。役之人至。

若恣睢奮擊。睢仰目。正曰。姿睢。暴戾也。後荀彧傳註暴怒貌。睢香萃反。

唐史音雖。响藉叱咄。响。呵藉踐也。當從足集韻。咄呵也。正曰响。呼俱。呼

具。二反。咄。都活反。下言叱咄。上有响字為複响藉。義亦不類。當是响藉見

韓策釋為跳躍。此謂跳躍蹈藉也。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

也。服猶事事有道者。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

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

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謂者也。正曰楚世

家。銷人見國語。韋昭云。今之中消。漢書顏注中消。官名。居中而消潔也。如

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

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記無之。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魏始。魏且見事。况賢於魏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魏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記同。虜謂燕昭郭魏。皆三代人也。欲為國雪耻。君臣問對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競惟人之誼也。欲無興得乎。我臣役之。對天下之格言。市馬之喻。萬世之美談。太史公獨何為削之。亦異於孔氏刪修之法矣。正曰。立國用賢。固三代之道。未可即以為三代之入。太史公固為踈畧。然孔氏刪修之法。則不係此。補曰。大事記解題。引國策說苑云云。今按說苑文小異。鶡冠子博選篇。亦用魏言。此則柳宗元所謂偽書。取以充入者也。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眾。猶鞭笞也。御諸國如馬。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密遣使者。散游士頓齊兵。頓榮蔽之也。蔽

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五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補曰。姚本五十乘是。南使於齊。謂齊王閔曰。

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興起之王。補曰。舉字恐因下誤行。必誅暴正亂。舉無道。五旬舉之之舉。攻

不義。今宋王君偃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匱。屏。廁也。當作井。匱。路廁。補曰。周禮。宮人爲井。匱。注。井。漏井。所以受水潦。鄭司農云。匱。路廁也。

鑄諸侯之象。即後章秦王。所謂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者。展其臂。殫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補曰。大事記云。

齊之伐宋也。蘇代實啓之。引策曰。今宋王無道云云。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齊民鄰宋者處之。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

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爲弗爲。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

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彪謂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誼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

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釁。正曰。宋固可伐矣。齊之伐宋。猶孟子所謂以

燕伐燕。不行仁政。動天下之兵者也。蘇代曰。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伐之名則義實。則利。此豈天下之正誼哉。齊伐宋。此二十七年。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寄猶委也。一說如質子寄寓。名卑而權輕。奉元作秦。秦補日史作奉萬乘助齊。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楚之淮。北宋鄰也。宋破則此地淺。補日此已取淮。北明矣。下文又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肥大齊。肥亦大也。離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宋者齊之害。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離。而世負其禍矣。負猶荷。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宋五千乘。見王又加之淮北。則萬乘而強。而齊并之。是益齊也。北夷。齊之北國。正日索隱云。北夷謂山北狄附齊者。正義云。齊桓公伐山戎。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言齊因舉宋且并此數國。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敗猶惡也。素白。繒染為紫。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今王



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背秦而受使齊王盟。補曰一本使使明於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

上計破秦。其次畏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挾如挾長之挾。秦挾賓客。本欲并天下。而反見破。故必患。正曰。姚本長賓之秦吏。長賓之挾賓以待

破。史文為是。按魏策有此文法。賓即擯二客字。因賓字誤衍。秦王昭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

將割以賂與國。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何也。以

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二君秦所重。天下信之。先於燕趙。秦有變。謂背二國。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矣。

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三帝。而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

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

革履也。當作蹠。正曰。蹠所倚反。說文。舞履也。徐云。謂足根不正。納履也。引漢志。邠戰。女跣。字。與蹠屣通。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

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秦受齊伐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智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言其切已。正曰心痛如刺。然補曰然字句可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資秦合從子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讎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王曾策言魏出之之宋。宋善待之。今在宋也。正曰。按此策文蓋齊已滅宋。取楚淮北之後。勸之尊齊。擯秦而說秦以伐齊。非將伐宋時事也。策云。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之。齊使人說魏出代。代之宋。宋善待之。史遂以此策首語接其下。且史記代事前後固多誤。如舉五千乘云云。以為說子噲之類。代為燕間。齊勸之伐宋。見於策者可考矣。是宋未滅時。代已至燕。豈至此時尚留宋而為之說燕哉。此策不能無舛。而史尤失之也。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代傳有蘇代為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鮑。衛鄉子魚。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地。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

孝已。則不過養其親耳。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鱗。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不苟取。故多窮。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憂亦完也。不完則憂。故曰完。又曰憂。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殺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䟽章。地缺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周之負籠耳。籠作器。何為煩大王之廷邪。煩。免也。昔者楚取章武。屬渤海。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曩者使燕母去周室之上。去。猶失也。上上地。燕蓋嘗攻得而不取也。正曰。此句未詳。

恐註非。則諸侯不為別馬而朝矣。言同軌而朝燕。與朝秦楚同。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揆。度也。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主有東向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矜戟砥劍。矜。矛柄。戟。蓋為矜施。戟。砥。柔石。所以礪也。登丘東嚮而嘆。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間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為燕背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

與。補曰與平聲。姚本下復有則字。何不與愛子與諸舅叔父負床之孫。負言背倚床立。未能行也。不得此屬皆不得不處與車。而乃以與無能之臣

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

王譬。昔周之上地嘗有之。其丈夫宦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

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妻酌藥酒而進之。其妻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母。則逐吾主母。與殺吾主。補曰

此宜有主字。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躓而覆之。躓。路也。於是宜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令妾奉而仆之。其丈夫不知。縛其妻

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眾人。匹夫徒步之士。

不制於妻妾。而又况於當時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補曰此策說見前蘇秦章。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沈州

謂欺曰訑。補曰訑。徒案反。或作誕。蘇代對曰。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

且不嫁。舍媒而自銜。敝而不售。敝猶敗。無成事也。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唯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唯訑者耳。王

曰善矣。龐謂訑亦君所惡。而實不可廢。古者使功使過。使智使愚。蓋用人可也。處已則否。正曰利誕謾之人以為用。此不正之論也。使過之不類

使愚。使貪使勇。亦謂御得其道耳。非此之謂也。蘇代謂元作為。為奉陽君此亦其後襲稱。正曰說見趙策。說燕於趙。以代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

代入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令齊王閔召蜀子。齊將。正曰無考。使

不伐宋者。蘇子也。與齊王謀遁。取秦以謀趙者。遁。逃去也。言避秦兵。取言與之合。正曰即此策下文所云。臣以為不若逝而去之。以韓魏循自

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勤之。蘇子也。令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告子。名不害。代請之。使為已請齊。正曰無據。妄引韓

為謂代舉。或人告奉陽君之言。請者或人之請。為趙言於齊也。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果者。必欲告子如是。吾必守子以甲。言告子不聽則然。正

日。謂告子齊果守趙質子以甲。則吾將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人所告奉陽之言。於代為惡。燕王善代必患之。故代告王以無患。為其



亂齊趙所以利燕。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言趙惡代出為之以成所欲。出者奮不顧也。言知其有累而奮為之。欲謂利燕。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

猶生也。今齊趙絕。可大紛已。紛。亂也。持。猶使。補曰持

字疑特。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奉陽君告朱謹。與趙

足曰。代稱奉陽之言。然二皆趙人。齊人使公玉曰。齊人姓名。正曰一本

公玉。按字書三畫。中近上者于方反。三畫勻者虞欲反。隸始加點以別王

字新序。有公玉丹史公玉帶。則公玉姓也。此疑有缺誤。命說奉陽名。補

日說即允之訛。說見趙策。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言故反前下類此。必

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必元作令。令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

者順也。公玉父名。正曰。無考鮑因下言有甚於其父。遂云爾。按趙策。齊

欲攻宋。章以三晉劫秦使順也。甘之恐即此人。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

始與蘇子為讎。見之。如元作知無屬。補曰無害也。今賢之兩之兩謂封

與相。正曰賢之。謂以代為賢。兩之。謂與之並處。已矣。吾無齊矣。並述奉

陽之言。奉陽君之怒甚矣。此代自言。如齊王行王字王。補曰行字之不信

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待之為小人。因是而倍之。音背。言燕宜然。正曰言

齊因是倍趙。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也。故齊趙之合。

苟可循也。循言順燕。死不足以爲臣患。代本以二國之合。必不順燕。今乃合而順之。故有死逃之罪。正曰言二國之合必害於燕。苟順而無害國

之利也。故已之死逃。榮辱皆不足論。逃不足以爲耻。爲諸侯不足以爲臣

榮。被髮自漆。爲厲不足以爲臣辱。補曰厲。史音賴。見秦策。死不足以爲臣

患。及堯舜之賢而死兩節。與秦策范雎說同。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

不循。惡交分於臣也。燕以二國可因而代不飲。則三國皆惡代矣。然二國

卒不可因。則代之惡。皆有所分。交猶皆。而後相効。交後人見其不可因而

効已。是臣之患也。患其後時。若臣死而必相攻也。齊趙相攻。臣必勉之而

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智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

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死者人之必然。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

以補曰一本此有爲字。不若逃而去之。詐以罪逃去。臣以韓魏循自齊。言

逃燕則自韓魏。順行至齊。而爲之取秦。言勁齊以怒趙。深結趙以勤之。此

勁趙以怒齊也。結亦以韓魏趙自燕。結之勤猶厚。如是則近於相攻也。臣

雖爲之不補累燕。正曰臣雖爲之累燕。下文引奉陽君之言。而釋之曰。臣

雖爲之不累燕。奉陽君告朱謹曰。亦代稱之。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

以。用也。吾指奉陽。弗子相子謂謹。正曰子謂代。又不子卿也。補曰一本

不予相。又不予卿也。予亦為蘇子自予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燕王善代。而奉陽謂其怒燕者疑也。故臣雖為之不累燕。疑代怒燕故代雖為燕

紛二國。二國不怨燕也。又不欲王。欲猶須也。言其自相攻不須燕。伊尹再逃桀而之湯。補曰一本此句上有再逃湯而之桀六字。姚本同。果與鳴條

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栢元作伯。伯正曰。古字通古。今人表栢虎栢益伯樂之類。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讎。今臣逃而紛齊趙。

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定八年。陽虎作難。十四年。孔子乃適衛。不如此所云。張儀逃於楚。

傳不書。正曰。即儀至楚之事。白圭逃於秦。未詳望諸相中山也。此與樂毅同號。使趙趙劫之。求地望諸。攻關而出。外孫之難。未詳薛公釋載不東

車也。逃出於關。齊緡二十五年。田文入秦。秦囚欲殺之。因秦幸姬得出馳去。變姓名出關。三晉稱以為好。補曰士上恐有缺字。士太史公曰。好客自

喜。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補曰此策文多未詳。註多未安。燕昭王且與天下伐齊。而有齊人仕於燕者。昭

王召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旦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預言不勝與齊合。補曰一本復合和也。

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此也。收。猶合不兩立。則不可復合。而不能無合之之志。彪謂此少年狡

獯之行。小人患失之類。而燕聊為之。此其所以不王也。補曰當此以下。

紀述者之辭。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

燕無以決之。而未有適。補曰音的。予也。蘇代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

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

於魏。魏補曰姚本有此字。得燕。元作趙。趙正曰。魏曰得趙。燕因合於魏。而

得趙也。齊遂北矣。魏昭十二年。與秦趙韓燕伐燕。敗之。燕獨入臨淄。此二

十八年。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元作聞。間。猶頃也。聞補曰當作

間。正曰。間去聲。致隙曰間。隔也。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

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代齊攻晉。疑兵也。實合魏而陽攻以疑齊。正曰。

晉地名。下文云晉下可見。令人代令之。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

故地也。振。舉也。蓋欲復王嘗所失。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

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

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

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

舉。別用他將。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振。

救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晉之下地。齊軍

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以其餘兵以守陽城。而報於閔王。曰。過舉。令臣

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

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燕地也。趙悼襄九年攻燕。

取狸陽城。正曰處此策。則燕取之於齊者也。大事記。引正義云。燕無狸。

陽疑字誤。當作漁陽。按此文兩云陽城及狸。則正義亦未可據。又使人謂

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天幸也。今燕又

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

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與燕戰

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

伐齊。破之。彪謂蘇代之於燕齊。皆嘗隙而復善。其情禮均也。而獨為燕圖

齊之深。何哉。昭王賢也。雖然。糜爛人之民人。以行其說。而奉其所賢。仁者

不為也。獨不念嘗委質於齊乎。補曰蘇代傾詐不義。一至於此。其罪浮

於張儀矣。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言人讚之。

故獻御書而行。獻侍御者以書。曰。臣貴於齊燕。大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



臣。臣用將多望於臣。望猶責。齊有不善。謂惡燕。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質。元作鄭。鄭補曰質當作買。互易也。

字增益訛。臣質猶責。臣之所重處重留。元作卯。卯正曰一本卯作卯姚同。據此則重當平聲。重卯猶言累卯。謂已處危也。上文恐多重字也。重猶難

也。留謂處於齊為難。王謂臣曰。吾必不聽眾口與讒言。吾信汝也。猶列眉也。言無可疑。補曰列眉未詳。一本猶刻列者也。姚同龍龕手鑑列古刻

字。愚謂即刈字也。刻刈也。斬斷果決之意。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以猶由與之言曰。王與之。去燕

之齊可也。期元作其其補曰當作期字通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得任於齊。正曰以齊為任。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

一離。燕衍王字王正曰一本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疑王即不字之訛。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燕與齊謀趙。實欲離齊於趙。代因與趙謀齊。以成

燕之謀。正曰見上。齊之信燕也。至於虛北地。虛言不設備齊北近燕。行其兵。以北兵伐他國。今王信田伐與參去疾之言。三人讒代者。且攻齊。使

齊犬馬而不言燕。且辭也。犬馬言已賤齊如之。又不泄燕之謀。補曰一本犬馬駸姚同。字書無駸字恐即賤。今王又使慶燕臣名。令臣曰。吾欲用

所善。王苟欲用所善。王欲用之。補曰。姚本。王苟欲用之。無中間五字。文義為勝。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驛臣。驛釋同。見鄒忌說琴。補曰。魏世家如

耳云。以秦驛衛張儀傳驛之。索隱云。古釋字。專元作剗。剗補曰。專字訛。任所善。則臣請歸驛事。臣苟得見則盈。願彪謂為人間者。均有此六患。非燕

昭之明代其危哉。功成矣。猶不能為此尾。况他人乎。代之謀齊亦異乎。豫讓之於趙矣。彼哉彼哉。補曰。此策蓋代在齊而或有疑之於王者。故代

以書自白。文多未詳。燕昭即位。志復齊讎。非一日矣。樂毅以趙亂適衛至燕。在十七年之後。又十年始合五國以破齊。方其患齊之強志未逞也。蘇

代之徒。為之閭齊。離趙之交。激秦之怒。勸之以伐宋。驕其兵而罷其師。齊卒以亡。代有力焉。而世不數何也。蓋毅之為燕。約結信義服人。卒用此以

勝。何假乎代之為哉。代之傾詐反覆。效用於燕。亦昭王之賢明有以御之。非倚以成功也。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約猶止。曰。楚得枳屬巴

郡。而國亡。皆謂失地。秦昭此七八九年。連拔楚郡。齊得宋而國亡。即此二十八年入臨淄。三十二年。下七十城。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

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言此以見克齊者。秦之所惡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補曰。姚本。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

日。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汶江水出岷山。補曰汶眉貧。貧反即岷。乘夏水。江夏注。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正曰索隱云。夏音暇。謂夏

潦之水盛漲時也。下文乘夏水兩出可見。而下江五月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補曰。一本而下姚同。四月而至五渚。史注在洞

庭。正曰今詳本文下漢而至五渚。則五渚乃漢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屬南陽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

射隼矣。隼。祝鳩。喻易也。正曰射隼見易解卦正義云。隼。今之鶻也。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王告韓曰。我

起乎少曲。韓地范雎傳伐韓少曲。補曰本文少曲高平正義云。相近高平在懷州河陽縣西北。一日而斷太行。補曰正義云。太行山羊腸坂道。北

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補曰宜陽見前平陽。即近武。遂韓墳墓所在者。二日而莫不盡繇我。繇。由同。正曰索隱云。繇音搖動也。我屬

下。離两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汝戟。韓氏太原卷。不通此四處。正曰安邑女戟見前太原。在河

東。時屬趙。卷見魏策。正義云。卷猶斷絕。軌免反。太原當為太行。蓋曰。秦舉魏之安邑。塞魏之女戟。則韓氏太行斷絕也。按趙策奉舉安邑而塞女戟。

韓氏太原絕正義以卷為絕據此。下軹元作枳枳補曰姚本我下按枳道

即河內軹。軹。枳字通。道。道南陽封冀。道。道所由也。後志河東皮氏有冀亭

註引此。補曰南陽即修武封陵。杜預云。在蒲州。兼包兩周。乘夏水。浮

輕舟。強弩在前。鈇戟在後。決滎口。滎澤之口。補曰索隱曰。滎澤口與今

汴河口通。其水深可以灌大梁。公子無忌亦云然。大事記。灌大梁之策。戰

國以來。人皆知之。秦卒用此策。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

之口。徐註紀年曰。教山塞集胥口。魏無虛頓丘。補曰大事記云。水經註河

水。舊在白馬縣南。決通濟陽。黃溝白馬。本衛之漕邑。今滑州縣。史作外黃

濟陽。大事記。作黃濟陽。說又見秦策。宿胥虛頓丘。並見秦魏策。陸攻則擊

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之。則以宋委

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補曰一本作寫。蓋古象字作為訛也。寡人

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

安邑。塞女戰。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元作齊。齊恐天下救之。則以齊

委於天下。曰。齊人補曰一本作王姚同。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

下以攻寡人者三。必言攻之決。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

宜陽。少曲致蘭離。補曰蘭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姚註石字三本

宜陽。少曲致蘭離。補曰蘭離石見前。據文恐有離字。姚註石字三本

同作君詳。此當缺。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恐楚擊其後。則以南陽委於楚。補曰鄧之南陽。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地缺。正曰

正義云。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蓋均陵也。塞黽隘。補曰見楚策。苟利於楚。

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黽隘為楚罪。兵困於林中。補

日見魏策。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膠東國。故齊國。項紀註即墨也。以濟西

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元作至。至補曰索隱云。當作質。公子延秦子。正

日魏子。因犀首攻趙。補曰一本首下有屬行而三字。史姚同索隱曰。謂連

兵相屬也。行。胡即反。兵傷於離石。遇敗於馬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

補曰馬陵葉蔡並見前史。離石作離石。馬陵作陽馬。索隱云。並趙地名。已

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嬴

謂勝。舅。謂穰侯。適燕者曰以膠東適。適。謂同。補曰適即上所謂困以為罪

者。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適齊者曰以

宋。必令其言如循環。補曰言其無窮。不可致詰也。用兵如刺蜚。集韻。蟲名。

喻易也。補曰蜚。匪微反。又上去二音。一本刺繡。姚註云。錢本添入蜚字。

母不能知。補曰一本知作制。姚同。舅不能約。龍賈之戰。魏襄五年。秦拔我

龍賈軍。補曰此據世家年表。在二年大事記。從年表云。魏惠王後二年。



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魏哀十六年。秦敗我封陵。忠岸亭在穎韓。註記岸門。封陵亭名。然則封陵亦屬穎川。正曰哀當作襄。封陵見封莫。註補曰

岸門之戰。赧王元年。當韓宣惠王十九年。高商之戰。史不書趙莊之戰。趙肅侯十三年。趙莊與秦戰死河西。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

皆死秦之孤也。補曰。死於秦者之孤。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半。言上三地被禍居晉國之半。正曰。西河上雒魏地。三川。韓地。

言秦已得三晉之半也。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補曰。之下恐有缺字。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

約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代傳有在伐齊事後。慮謂秦之所以正告諸侯。及其用詐皆愚

弄之也。而諸侯莫有獨一燕昭知之。然亦不久死矣。慮故曰。秦橫之成。天幸也。補曰。文甚明快。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

曰。使除患無至。除之使不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宮之奇不用。此除患者。燭之武。僖三十年。晉秦圍鄭。佚之孤。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

君。師必退之。武見秦伯曰。鄭知亡矣。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馮用七。鄭以倍鄰。鄰之厚。君之薄也。秦伯說乃還。張孟談

皆救患者。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遺者。謂救患者。補曰一本遺作道。下無者字。姚同義是。而無元作先。先補曰上疑有缺文。使除患

無至者。今與補曰一本作予。姚同。以百金送公也。公謂楚使。不如以言。公

聽吾言而說趙王。惠文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

乘其敝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乘

元作承。承正曰。此書東承通。後昌國君章有。王之西。是使弱趙居強。吳之

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

王大說。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封。恢也。恢蓋趙之仕魏而為燕者。

為燕亦所以為魏也。正曰。無據。趙且伐燕。蘇代為燕為惠王。趙惠文曰。

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蚌。麤也。而鷸啄其肉。鷸。知天將雨鳥。蚌合而

箝其喙。箝。箝也。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

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補曰。姚註謠語。

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即見蚌

脯。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讀雨作兩。兩謂開口。恐別

有據。愚按韻補蚌。叶彼五反。鷸知將雨。雨即解去爾。一本箝作相。字通。

鷸。音聿。亦有術音。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眾。臣恐強秦之為漁

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正曰燕惠武成。皆與趙惠三相及。此策時不可考。惠王昭王子元年。赧王三十七年癸未。昌國君樂毅為燕

昭王合五國之兵。傳云并護趙楚韓燕魏之兵。補曰正義云。故昌城在

淄州淄川縣東北。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莒

即墨。補曰毅傳。唯莒即墨未下。燕世家云。聊莒即墨未下。蓋因燕將守

聊城不下之事而誤說。見齊策。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

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補曰史趙封毅於觀津。

號望諸君。索隱云。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齊田單詐騎劫。卒敗

燕軍。復收七十餘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乘。元作承承。正曰說見

上燕之敵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

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

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為將

軍久。暴露於外。暴露同。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元

作郟隙不合也。郟遂指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

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補曰自先王舉國。止此一節。恐當在後章。燕王書

寡人不佞云云之上。餘說見彼章。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

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無死而殺毅。非義也。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負言

荷罪在身。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畜。養也。幸。親愛之。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白。猶明。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

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時諸侯不通出關。則以節傳之。故上言毅自魏往見王。正曰。毅傳毅為魏

昭王使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毅辭讓遂委質為臣。正義云。假魏節使燕。而以身得察於燕。補曰。毅傳趙人因沙丘之亂。適魏至燕。故大事記。附見於

燕昭王十七年。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亞。次也。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

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

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元作勁。補曰。一本作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楚欲得淮北。魏欲得宋。時皆屬齊。

趙若許許燕約楚趙宋盡力。宋雖已舉其遺民怨之。補曰一本約楚魏

宋盡力姚同。史云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其文為明。四國攻之。齊可大破

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回顧而反言其速。

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

濟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閔逃遁走莒。僅以身

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補曰此數語。毅罪狀也。大呂陳於元英。

大呂律均元英燕樂名。正曰索隱云。大呂齊鐘名。元英燕宮殿名。故鼎

反乎曆室。故鼎齊所得燕鼎。凡鼎以占休咎。故歸之律曆之室。正曰曆

史作磨。周禮遂師抱磨。音歷。又史表磨侯。漢表作曆。古字通用。說見秦策

正義引括地志云。元英曆室燕二國名。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高

誘云。燕會亂。齊伐燕殺會。得鼎今反歸。古鼎今註本無。齊器設於寧臺。燕

臺。薊丘之植。薊幽州國植旗幟之屬。植於汶篁。汶水出泰山萊蕪。原竹田

日。篁言燕以齊為塞。正曰索隱云。薊丘燕所都。言燕薊丘之所植。植齊

王汶上之竹。徐註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非謂此言。燕薊丘之所植。

移植於汶上之竹田。索隱云。亦按樓昉集。古今文以毅書為首。有萊問云。

夷門之植。植為燕雲。盖用毅語也。愚謂左氏以太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也。亦按樓昉集。古今文以毅書為首。有萊問云。



句法正同。補曰一本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順于其志。補曰一本以為恆于志。以臣為不頓命。頓猶墜。故裂地而封之。

補曰。謂封昌國君也。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

知之士。蚤知先見也。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通太公數之。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

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新立之君。皆患庶孽之亂。昭王然預順之。施及萌隸。萌。眠同。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

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伍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遠迹至於郢。夫羞弗是也。不然子胥之說。賜之鳩夷而浮之江。鳩夷。楹名。馬革為其形。以歛

骸骨。正曰史乃取子胥尸盛以鳩夷。革。應劭云。取馬革為鳩夷楹形。故吳王夫差不悞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弗悔。子胥不蚤見王之不

同量。故入江而不改。補曰。史不化。索隱云。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為波濤之神也。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

之非。離。麗也。猶遭。正曰。離。罹通。遭也。墮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

補曰正義曰。不說已長。而談彼短。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毀其君而自潔。臣雖不佞乎。補曰一本無乎字。蓋衍。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惟君之留意焉。傳有補曰。大事記。延平陳氏曰。樂毅之下齊也。止侵略。寬賦歛。除暴令。脩舊政。求逸民。顯而禮之。祀桓公管仲於郊。表賢者之間。封王蠋之墓。凡可以悅其民者。無不爲之。此孟子所以教齊者。齊王不能用之於燕。而樂毅能用之於齊。呂子讀書記曰。樂毅伐齊云云。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其民。則難慮也。推此言則世之論毅者。豈其然乎。朱子曰。樂毅亦戰國之士。何嘗是王者之師。又曰。毅初合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潘王之暴。故一舉而下齊七十餘城。潘王死。人心之怒已解。恐三國分功。故急遣之以燕之力。亦止於此。况田單忠義。死節堅守。二城自不可攻。非不欲取。蓋力不能爾。毅在當時。亦恣意虜掠。正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爾。愚謂樂毅之伐齊。取寶器。燒宮室。見於田齊燕世家。毅傳國策皆然。徵以毅之自言。蓋不誣矣。陳氏首以止侵略爲美。似未察其實也。齊以燕伐燕。燕以齊伐齊。孟子所以教齊王者。毅實違之。是尚爲能用之乎。雖有寬賦除暴。反政禮賢數端。不足以掩其罪也。故愚著朱子說併記呂子他

日之論。以見其不滿於毅如此。而取陳氏者。特一時之見。未為定論也。張丑為質於燕。正曰丑見齊韓魏中山等策。與楚威王田嬰公仲張儀相涉。

恐非惠王之世。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

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剗子腹。剗也。及補曰。姚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

境吏恐而赦之。補曰韓非子記。子胥語楚邊候同此。王喜。惠王曾孫元年。報王五十二年丁未。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

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間。毅子。補曰史毅奔趙。後燕王復以其子樂間為昌國君。索隱云。間。紀。間反。

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

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鄆。使慶秦。補曰史作卿。秦一本標後語作慶奉。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鄆。使樂乘毅之族。

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記元年有。正曰史在王喜四年。餘說見下。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

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誠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有非而掩蓋之。王喜所言也。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圖。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間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補曰。此當有也字。姚本作以訛。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故寡人之過。非君孰元作恐。恐。補曰。字有悞。一本心所姚同。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行與我不合。反惠愛任用之。正曰。有過失。當棄。反順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任。猶負。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所處。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補曰。一本比有猶字。姚同。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補曰。惡如字。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

蓋寡人蓋一作盡。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所謂任不肖之罪。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况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徃事之美。昔者柳下惠更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徃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國爾。補曰。此論語所記。便不及。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凡有脩者。必先有失。而善論者

不然。

補曰。脩字必有誤。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與附反。猶棄

也。簡棄大功者。輟也。輟。止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

遠者。疎遠之。臣可爾。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

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意君曰。意度其然。余且慝心待之。以不善之心。以

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

也。言間量我此。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間乘怨不用

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彪謂過而不改。然後為過。燕王喜過在於復諫伐

趙。其於間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禮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



也可食。何間絕之深也。抑其書辭條達明麗。婉乎孰復天下之偉文也。  
正曰責其出奔以明怨。薄已而揚過。悔艾懲創之意少。未見其果可以釋  
憾而反國也。補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  
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章燕王使人  
讓毅且謝之曰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策以此為樂間答書而  
未云。間乘怨不用其計。於乘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粟  
腹。虜卿秦。樂間則是間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趙孝成王十六  
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  
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舛。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  
之說為是云。秦并趙。北向迎燕。并。合也。迎。以兵迎之。燕王聞之。使人賀秦  
王。始皇使者過趙。趙王悼。襄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燕元作  
燕。茲補曰。恐燕字訛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言燕先時服趙者。以秦  
與趙合。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隙。秦趙有隙。補曰。一本並作郟姚  
同。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  
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  
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

曲陽為燕。下曲陽屬鉅鹿。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反。猶報也。言數為秦敗。不能報而勝之。國小而地無所取。今

王使趙北并燕。此并謂兼有之。燕趙同力。必不復受命。補於秦矣。臣竊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燕。趙悼襄九年。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

攻鄴。拔之。此十九年。燕太子丹質於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鞠武曰。補曰。本作鞠。下同。索隱云。音麴

又如字。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傳言丹質秦。秦遇之不善。

欲批其逆鱗哉。批。白。結切。擊也。說難龍可擾而騎也。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亦有。 補曰。一本批作排。姚云。曾錢作此字。太

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請太子入息。已乃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補曰。姚本客之。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王始皇

之暴。而積怨於燕。怨其亡歸。足為寒心。補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又况聞樊將軍之在乎。是謂元作。以補曰。史作謂。然以義亦通。委肉當

餓虎之蹊。蹊。徑也。禍必不振矣。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

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言已憂思昏

脅且死。須臾不可待。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知禍且至而猶為之自疑。命止於此。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

智深而慮沉。沉猶深。補曰一本其智深。其勇沉。史姚同。可與之謀也。太

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鞫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衍日字。

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不敢背之。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

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駕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國

事也。不令太子所圖有關。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術。願字

願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補曰一本即趨出。姚本即起。太子

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

笑曰諾。補曰正義曰。俛音俯。按俛即俯字。漢書晁錯傳。俛仰韓信。俛出東

方朔。俛豕顏註即俯。俛行見荆軻。俛致敬貌。禮一命而俛。曰。光與子相善。

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

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不自踈於軻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補曰一本長者

之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荀悅曰。立氣勢。作威福。結私

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俠。欲自殺以激荆軻。言其死非為泄。欲厲勉軻使死之耳。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

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補曰一本此四字作明不言也。姚同史同。今本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以膝行不立行。故言下。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謂

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

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補曰索隱云。無父曰孤。時燕王尚在。或記其失辭。或諸侯嫡子。亦借稱孤也。又劉向曰。燕王真之太子。今秦有貪利

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補曰荀子註引策作宰天下之王。其意不饜。今秦已虜韓王。秦十七年虜王安。盡納其地。又舉

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眾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補曰一本此有能字。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

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闕言示之以利，使之見而欲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漕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償補曰：一本此有破字，姚同。秦必矣。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委棄性命，猶言不知死所。唯荆卿留意焉。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遷。十九年盡收其地。進兵北掠地，至燕南界。略經略之。太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衍今字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後志涿郡方城縣有督亭，註引此。補此

正義云：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劉

向別錄云：督亢膏腴之地。蓋欲獻之。故畫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



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將軍名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願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柰何？補曰：一本為之柰何。姚同。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搃其背，搃，刺也。知鵠反。補曰：搃一作

抗。故他本連有二字。下文同。索隱云：抗拒也。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

切齒腐心。腐者痛之極。補曰：勇者奮厲，必以左手扼右腕也。切齒，前見

一本拊心。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刎，斷也。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

已，無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

得趙人徐夫人匕首。補曰：索隱云：徐姓，夫人名。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

藥淬之。淬，當從火，堅切刃也。若淬則滅火器爾。正曰：淬，焠通。取內反。說

文徐云：淬，劍燒而入水也。此謂以毒藥染鐔而淬之也。後語註云：以藥水

鑿匕首為淬。鑿，古電反。以試人血濡縷。沾衣之一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

裝行具也。遣荆軻。燕國有勇士，秦武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元作悟。悟

正日悟忤通。姚作忤。說見魏策。視。牯。逆也。乃令秦武陽為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祖。行祭。補曰詩毛傳。祖而舍。飲酒於其側。日餞。疏。駮。謂

祭道路之神。封土為山象。伏牲其上。既祭處者。餞之。飲畢。乘車轡之而去。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地形訓云。變徵為商。蓋悲音。

補曰應劭云。筑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按劉子云。荆軻如秦。宋意擊筑。文選高漸離擊筑。荆軻歌。宋如意和之。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

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其音怒。愜。慷。壯士不得志也。補曰一本慷慨。羽聲。朱子楚辭後語。作羽聲。慷慨。士皆瞋

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補曰中庶子說見前新序。鄒陽書作蒙恬

蓋誤。後語蒙類。註云。蒙恬弟也。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振。震同。下同。不敢興兵以逆軍吏。補曰一本以拒。大王願舉國為內臣。

此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

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禮大小行人。以九儀掌賓客之禮。

正曰大事記。相如奉璧入秦。秦王齊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庭。註引正

義。韋昭云。九賓則周禮九儀也。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之備禮。天子臨軒。

九服同會。秦趙安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爾。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為

釋。愚按漢書。大行設九賓。恐即秦儀也。見燕使者咸陽宮。補曰關中記云。

孝公都咸陽。今渭城是山南。水北曰陽。其地在渭水之北。九峻諸山之南。

故曰咸陽。自始皇至胡亥皆都此。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

圖匣以次進至陞。升高陞也。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恠之。荆軻顧笑武陽。

顧武陽而笑。前為謝曰。北蠻之夷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懼也。願太

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軻既取圖奉之。

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

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搯其室。搯把持也。與操同。晉人多然

扣室劍鞘。補曰索隱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今

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時惶急。惶恐也。堅。在室牢也。劍堅。故不可立拔。荆

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群臣驚愕。愕。相遇驚也。卒起不意。卒。猝。同。下同。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於

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搏。擊也。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刑

軻。提。擿也。補曰。且。即于反。提。姪帝反。史提文帝提。吳太子語同此。秦王

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劔。王負劔。遂拔以擊荆軻。斷

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衍。擿字。本註字也。擿。補曰。姚本無擿字。

史無提字二字。即上擿抗並存之類。索隱云。擿與擲古字同。持益反。亦提

義。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

以罵。踞。坐展兩足如箕。補曰。既斷左股。何云展兩足。曰。事所以不成者。

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復地之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前斬荆軻。秦王

目眩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罪所當坐。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

金二百鎰。日。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

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並此二十九年。燕王喜。太子丹等皆

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

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秦二十五年。此三十三年。而

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刺客傳。有虜謂太子丹不忍一朝之憤。輕亡其國。其謀悖矣。夫以一夫行劫刺於大國。出於倉卒。不意或幸以中。而欲從容質責。使悉反侵地。取契以歸。此豈持匕首之所可待。鞠武初謀似矣。太子不用。不能力爭。妾婦之明也。數士之死。燕國之亡。皆武實為之。荆軻之事。甚似曹劌。其所不可者。劌發憤於一朝。而軻蓄謀於積歲。且白衣袒送者係路。其不流露而先敗。抑已幸矣。軻不足道也。厥後留侯亦袖椎竊發。此其人豈愚哉。蓋積志仇秦。不知所不可。使其不逢漢帝。則亦死以為期。不能一日而忘秦也。豫子高漸離張留侯三人者。皆孝子忠臣至一之行也。唯軻於此則無處焉。補曰。胡氏謂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騎萬衆之衆。揮椎奮擊。既無覺者。大索天下。又不能得。良非獨免。并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置中免。何敗獲之憂。鮑以三人並論。愚謂三人報仇之志則同。以智略言之則異。胡說當矣。朱子曰。軻匹夫之勇。其事無足言。然於此可以見秦政之無道。燕丹之淺謀。而天下之勢已至於此。雖聖賢復生。亦未知其何以安之也。春秋分釋北燕國姬姓。召公奭之後也。周武王封之於燕。居鹿陽蒯縣。其國僻小。不通諸



夏自召公至簡公款二十九世。始見經簡公獻公十二年獲麟之歲也。獻公。公子孝公七年。春秋之傳終矣。十五年卒。孝公以下六世。始大稱王。十二世。二百二十五年。而秦滅燕矣。容齋四筆北燕春秋時最爲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齊。然卒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報齊。蘇代曰。一齊之強。燕猶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趙。趙長平之敗。壯者皆死。燕以二千乘攻之。爲趙所敗。太子丹謂荆軻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楚漢之初。趙王武臣爲燕軍所得。趙斯養卒。謂其將曰。一趙尚易燕。况以兩賢王滅燕。易矣。彭寵以漁陽叛。即時夷滅。十六國之起。戎狄亂華。稱燕稱趙者多矣。未嘗有只據幽薊之地者也。獨安祿山以三十年節度之威。又兼領河東。乘天寶政亂。出不意而舉兵。史思明繼之。雖爲天下之禍。旋亦殄滅。至於藩鎮擅地。所謂范陽盧龍。固常受制於天。雄成德也。劉仁恭守光。父子僭竊一方。唐莊宗遣周德威攻之。克取。巡屬十餘州。如拾地芥。石

晉割賂契丹。仍其舊國。恃以爲強。然晉開運陽城之戰。德光幾不免。周世宗振之。立下三關。但太平興國失於輕舉。又不免敗將喪師之罪。致令披猖以迄於今。若以謂幽燕爲用武之地。則不然也。吳澄春秋纂言自武王封召公奭于燕。召公九世。惠侯。僖侯。頃侯。哀侯。鄭侯。穆侯。七年。莊公當魯隱元年。在位十八年。宣侯十三年。桓侯七年。莊公三十三年。襄公四十年。桓公十六年。宣公十五年。昭公十三年。武公十九年。文公六年。懿公四年。簡公款魯襄二十九年。爲元。魯昭三年。奔齊。始見經。悼公。魯昭七年。爲元。魯昭十二年。齊納簡公于陽。悼公七年。共公五年。平公十九年。惠公十二年。獻公二十八年。孝公十五年。成公十六年。湣公三十一年。僖公三十年。桓公十一年。文公二十九年。易王十二年。王噲九年。昭王平三十一年。惠王七年。武成王十四年。孝王三年。至喜三十三年。秦滅燕。按燕世次多繆誤。史記以簡公爲惠公。以惠公爲簡公。莫詳孰是。北邊備對邵公封燕。其在堯時。則幽州地也。及在漢世。即十三州中之幽州。在唐世。則幽州范陽郡也。范陽郡即古涿鹿也。其國之名燕者。借燕山名之也。燕山在薊州漁陽縣。東南六十里。不在范陽也。故知其名出於借用也。秦滅燕。其地爲上谷。易州右北平。平州。遼西。營州。遼東。安東大都護。至契丹立。晉得十六州。

乃以幽州爲燕京。風俗通燕太子丹。天爲雨粟。烏白頭。馬生角。厨人生害足。井上株木跳度瀆。俗說燕太子丹爲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生活。丹有神靈。天爲感應。於是建使歸國。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求勇士。荆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亢之地圖。秦王大悅。禮而見之。變起兩楹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死。始皇大怒。乃益發兵伐燕。燕王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滅。丹畏死逃歸耳。自爲其父所戮。手足地絕。安在其能使雨粟其餘云云乎。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實好士。無所愛恠也。故閭閻小論。飭成之耳。燕丹荆軻。溫公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爲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鄰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鄰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爲。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僂。社稷爲墟。不亦悲哉。夫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縻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勝白公之流乎。荆軻懷其秦養之私。不顧赤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

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蝥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悔菴語類。燕丹知燕必亡。故為荆軻之舉。德明。唐宋名賢。歷代確論。燕國之興亡。潁濱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事說之。自是兵交中國。無復寧歲。六世而亡。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七世。不通諸侯。自巫臣入。吳乘車戰射。與晉楚力爭。七世而亡。燕吳雖南北絕遠。而興亡之迹大略相似。彼說客策士。謀人之國。以自快於一時可矣。而為國者。因而循之。猖狂恣行。以速滅亡。何哉。夫起於辟陋之中。而奮於諸侯之上。如商周先王。以德服人。則可。不然。皆禍也。至太子丹不戢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雖荆軻能害秦王。亦何以救秦之滅。燕。而況不能哉。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溫公曰。燕在春秋時。玉帛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以擯秦王。噲慕堯舜。以國受子之。而敗死。為天下笑。求名失實。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弱燕。以報強齊。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喪重成之業。惜哉。丹以尺八匕首。欲劫秦王。以安社稷。不亦戲乎。遂使召伯之廟不祀。忽諸。

# 南燕國

西漢書地理志南燕國。姁姓黃帝後。師古曰。姁音其乙反。縣名屬東郡。國在今大明府滑縣。燕伯伯儵。燕仲。

父白馬縣東郡志南燕即胙城縣也。本古之胙國。左傳允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又為古之燕國。左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是也。漢為南燕縣。在後慕容德都之。復號東燕縣。隋開皇三年廢東郡。以縣屬汴州。十八年文帝因覽奏狀。見東燕縣名。因曰。今天下一統。何東燕之有。遂改為胙城。屬滑州。唐武德二年於此置胙州。領胙城。又置南燕縣。四年廢州。胙城屬滑州。宋熙寧五年隸開封府。金明昌間河改南道。胙屬於衛。貞祐南遷。以河為固。割故胙城之西境與汲縣之長樂鄉。於宜村渡立胙城縣。是為新衛州。此城遂廢。故胙城之東境今在白馬境內。太名沿革云。今燕闕是也。

## 永樂大典卷之四千九百九



重錄總校官侍郎臣高拱

學士臣瞿景淳

分校官洗馬臣林灤

書寫生員臣趙繼祖

園點監生臣馬承志

臣吳敬

